緯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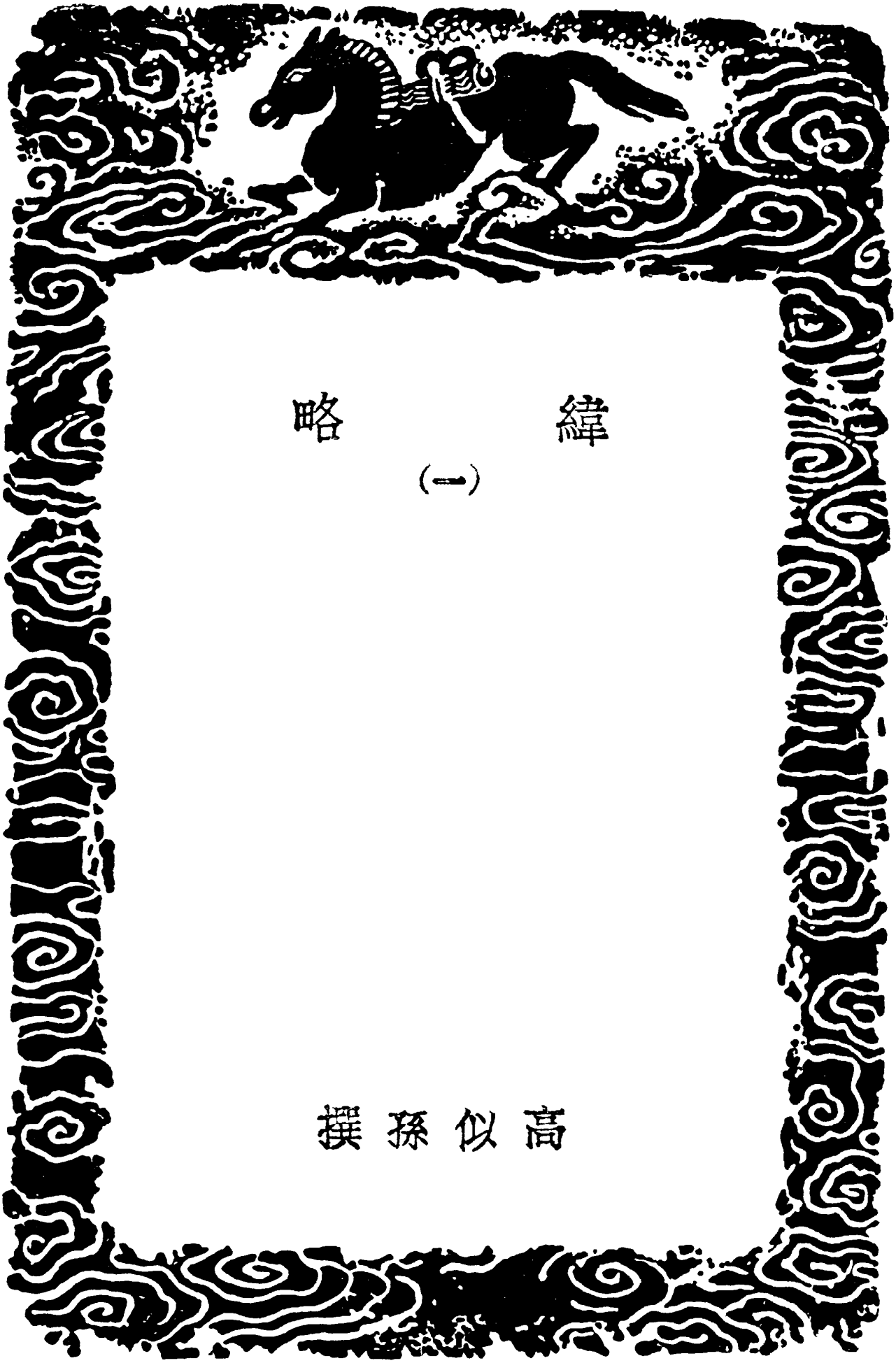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緯略

(一)

高似孫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守山本校讎較精故據以排印並附墨海金壺石印本抄補曹學佺序一篇及闕文二則於後

緯略

緯略提要

緯略十二卷。宋高似孫撰。似孫有剡錄已著錄。似孫嘗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騷略、及此書。今惟子略騷略與此書存。陳振孫書錄解題論其讀書以隱僻爲博。其作文以怪澀爲奇。然考證之學正不嫌其博。而是編所引。亦皆四庫所著錄。非馮贄之流。詭詞炫俗者比。固不得以隱僻譏也。明沈士龍跋。又稱其愍騷、招隱、八風、圍棊、氍毹、禡牙之類。今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所增輯。知宋世編集。不復具存。摘用類書。誇示宏肆。是誠在所不免。周嬰卮林。譏其誤引金樓子。以劉休元水仙賦爲唐劉子元。疎舛亦不能無。然其言篤實無所廣託。終出楊愼丹鉛諸錄之上。亦考古者所必資矣。

緯略卷一

宋 高似孫撰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

漢唐詔

西漢詔令。四百有一。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載。爲書五十八篇。又自五十八篇而後。起衰周。至五代。千數百載間。詔令溫醇簡盡。有三代遺法。唯西漢耳。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申飭訓戒。皆至誠平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爲不可及。王通嘗以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書雖不傳。漢詔皆可考也。唐開元中。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議、論。謂之續尚書。雖襲河汾之意。然其書雜矣。宋景文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供公家一時宣對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傳。余修唐書。未嘗以唐人一詔一令載于傳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也。今觀唐史。蓋無一詔如文、景、武、宣之世。吁。難哉。

暍

史記曰。夏禹扇暍。按淮南子曰。文王葬死骸而九夷順。武王蔭暍人于樹下而天下懷。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而戰士畢死。感于恩也。此但言蔭暍不言扇暍也。京房易飛候曰。有雲如大車蓋十餘。此陽沴之氣。必有暑暍。抱朴子曰。指冰室、不能起暍死之熱。望炎冶、不能止噤凍之寒。暍者、暑沴也。

少女風

劉孝威雨詩。電舒長男氣。枝搖少女風。管輅別傳曰。輅過清河太守。時天旱。輅曰。今夕當雨。時樹中已有少女微風。又有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風雲興。元氣四合。大雨注傾。易曰。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兌爲少女。

欸乃

柳子厚漁翁詩。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燠。乃、音靄。唐劉言史瀟湘詩。夷女採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間歌曖迺深峽裏。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言史之詩。則又以欸乃爲泣舜之餘聲。夷女皆能之。不必爲漁父棹船相應聲也。二字音雖同而字則異。以欸爲曖。以乃爲迺。元結樂府欸乃曲曰。誰能聽欸乃。欸乃感人情。不恨湘波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羨江月明。昔聞扣斷舟。引釣歌此聲。始歌悲風起。歌竟愁雲生。遺曲今何在。逸爲漁父行。次山又有欸乃歌五章。章四句。其序曰。大歷丁未中。漫叟以軍事詣都。使還。州逢春水。舟行不進。作欸乃五曲。舟子唱之。蓋取適于道路耳。其中一章曰。千里

楓林烟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似雲山韶濩音。審其末章。亦是泣舜之意也。

蚊民

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存。存一作呻。其屬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曰。河內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潘子眞詩話。載紫姑神蚊賦曰。其來繽繽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東方朔賦中字也。

賦體

梁武帝賦體曰。草迴風以照春。木承雲以含化。芳競飛于陽和。花爭開于日夜。樂萬類之得所。豈此心之云舍。欣分竹其厲精。慙戎車之屢駕。梁任昉賦體曰。俶征侶兮艤行舟。奉君命兮不俟駕。屬軒軌之易循。值堯民之可化。慙儒雉之聲朝。惡鰥魚之在夜。奉玉簡之陸離。侍金罍之云舍。梁王僧孺賦體曰。雜沓兮翠旌。容與兮龍駕。新桐兮始華。乳雀兮初化。思治兮終朝。求人兮永夜。竟大德之未訓。何飛光之徒舍。陸倕賦體曰。奉欽明之睿后。沐隆平乎元化。參振鷺之充庭。侍長徒之曾舍。冀無恨於終南。豫告成于芝駕。雖就列而陳力。終胡顏于長夜。六朝人好作賦體。今錄數家於此。

食雪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雨大雪。武臥齧雪與氈毛並咽之。段熲破羌。羌復寇張掖。熲下馬大戰。力盡。虜亦引退。且行晝夜。食雪四十日。漢紀陳刪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王維詩。路繞天山雪。家臨

海樹秋。溫庭筠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筠末句甚奇。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法曰。一縱一橫曰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橫爲午。猶言交橫也。蓋用此。劉向傳曰。蠭螟蠭午。如淳曰。蠭午猶言雜沓也。

洗玉池銘

東坡爲龍眠李伯時作洗玉池銘曰。世忽不踐。以用爲急。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一作完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弔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劍璏瑊玟。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就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爰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按伯時石刻序跋曰。元祐八年。伯時仕京師。居紅橋。子弟得陳峽州。峽州。名彥默。字子眞。馬臺石。愛而致之齋中。一日東坡過而謂曰。斲石爲沼。當以所藏玉。時出而浴之。且刻其形於四旁。予謂子銘其脣。而號曰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雙琥璩三鹿盧帶鈎琫珌滿琢杯水蒼佩螳螂鉤珮柄珈瑱拱璧是也。伯時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嘗卽其家訪之。得于積壤中。其子碩以蘇文有禁。磨去銘文。以授使者。於是置宣和殿。十六玉。唯鹿盧環從葬龍眠。餘者咸歸內府矣。伯時序跋。世不多見。庸載于此。

寧馨

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爲平聲。蓋王衍傳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曰。宋王太后疾篤。使喚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所謂寧馨者。晉宋間人語耳。今吳人語音。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東坡詩。六朝文物餘邱壠。空使英雄笑寧馨。張謂詩。東坡詩用寧馨爲是。

遺母鮓

世說曰。陶侃作魚吏。以坩鮓餉母。母返書責侃曰。汝爲吏以物見餉。非惟不能益吾。反以增吾憂。按列女傳。孟宗爲監魚司馬。罷職還。道作兩器鮓以奉母。母曰。吾老爲母。嘗言唯飲彼中水。何吾言之不從也。乃還鮓於宗。宗扶伏。遂沉于江。二事相類。有如此者。魚吏爲監魚字佳。謝元與妹書曰。昨出釣。獲魚。以爲三坩鮓。今奉送。亦用坩字。說文曰。鮓藏魚也。藏魚二字更佳。坩。音龕。纂文曰。大坩爲坊。東宮舊事曰。白坩五枚。

貝經

師曠有禽經。浮邱公有鶴經。雖相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龜經魚經。朱仲所傳貝經怪奇今錄於此。仲受經於琴高。嚴助爲會稽太守。仲遺助以徑尺之貝。並致此文曰。皇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

蟬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於昭觀。秦穆公以遺燕竈。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如礫或白駁。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伏一作貝使人寡慾。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點齒有赤駁是也。雖貝使病瘧。黑鼻無皮是也。嚼一作瞬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肉殼赤絡是也。醫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晝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布帆無恙

顧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嘗因假還。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楚辭九辨曰。還及君之無恙。此言及君之無憂耳。爾雅曰。恙。憂也。漢元帝詔貢禹曰。今生有恙。何至不已。乃上疏乞骸骨。此言病何憂不差而乞骸骨。豈如被蟲食心邪。凡言無恙。謂無憂耳。戰國策曰。趙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說苑曰。魏文侯語倉唐曰。擊無恙乎。又曰。子之君無恙乎。聘禮亦曰。公問君。賓對公再拜。鄭注曰。拜其無恙。蘇氏演義曰。時人以無憂疾謂之無恙。神異經曰。北方大荒中。有獸食人。咋人則病。羅人則病。名之曰猛。猛恙也。常近人村落。入人屋室。皆患之。黃帝殺之。由是北方人得無憂疾。謂之無恙。應劭風俗通曰。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人蟲也。善食人心。大患苦之。凡相問云無恙。

五星聚 四星聚附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之而興。周興於房宿。分星變蒼。得天下之祥。春秋元命苞。高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李奇曰。歲星得其正度。其四星北行。故曰從也。孟康曰。歲星先至爲主。漢天文志。崔浩考古今歷云。五星以前三月聚東井。按晉天文志。東井三十三度分野最闊。以乾曜度論之。一度二千九百餘里。則東井之分。合十萬里。石氏星經曰。是年歲星在東井。五星皆從。故爲有天下之象。然以左氏歲星合之。又復不然。蓋左氏論其常也。五星旋于冀方而魏有天下。魚豢典略。元帝登阼。是歲鎮太白星等聚于牛女之間。晉陽秋。皇朝太宗卽位。五星在奎。居兗州地分。太宗時爲晉王領兗海。漢史岑出師頌曰。五曜宵暎。素靈夜煥。晉傅元高祖像贊曰。五星協象。神母告徵。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唯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鵲之疆疆。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悼騷愍騷

後漢班彪悼離騷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之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尺蠖。體龍蛇以幽潛。晉摯虞愍騷曰。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摛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疑滯乎一槩。漢賈誼弔屈原文曰。鸞鳥伏竄兮。鴟梟翺翔。謂隨夷爲溷兮。跖蹻爲廉。莫耶爲鈍兮。鉛刀爲銛。騰駕罷牛。驂蹇驢。驥垂兩耳。服鹽車。所貴聖人之神德。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豈云異夫犬羊。後漢蔡邕弔屈原文曰。

鶚鴆軒翥。鸞鳳挫翮。啄一作琢。碎琬琰。寶其瓴甋。皇軍奔而失轄。執轡忽而不顧。卒壞復而不振。顧抱石其何補。宋顏延之祭屈原文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闕。三公弔屈原之辭。筆力皆高。併錄於此。

蓍

梁范鎮咏蓍詩曰。數奇不可偶。性直誰能紆。禎蔡伏靈異。祥雲降溫腴。晉傅元蓍賦曰。邁衡德於青陽。混百卉而萌生。逮朱夏而修茂。暨商秋而堅貞。雖離霜而未彫。與潛龜乎通靈。於是原極以道。形極以度。以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豈惟終始於事業。乃參天而倚數。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爲言耆也。草木之壽。知吉凶者也。此說甚奇。夫揲蓍之法。四十九蓍。聚之則一。而四十九隱于一中。散之則四十九。而一隱于四十九中。一者。道也。謂之無則一在。謂之有則不可取焉。四十九者。用也。靜則歸于一。動則唯覩其用。一在其間。而不可取。此所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

碧芙蓉頌

顏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豔。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蹟。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實罄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魚之味。劉孝威謝藕啓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水羞二字亦新。

招隱詩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眞。連惠亮未遇。雄才屈不伸。又詩。棲遲四野外。陸沈背當時。循

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羲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出處雖殊途。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悋。人間實多累。鵷雛翔窮冥。蒲且不能視。鶴鷺遵皐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邱中。安事愚與智。　晉張協招隱詩。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閒。山岫峭且深。凄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龍雊。寒猿攀條吟。谿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竿修岸垂。時聞樵采音。重棋可擬志。回淵可比心。養眞尙無爲。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晉閭邱冲招隱詩。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右晉人招隱詩四家。今錄于世。昭明所采招隱。唯左太沖陸士衡王康琚耳。

箕子名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

楚辭曰。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奇偉。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周流罷卷。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寫愁思。讀此則九歌之意。全本於此。圖畫鬼神之間。猶足以洩憤懣。寫愁思。況其餘乎。今觀屈宋騷辭。所以激切頓挫。有人所不可爲者。蓋皆發于天。如羌誶蹇紛侘傺、些只者。楚語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以其風土。形於言辭。故

風雅比興。一出於國風二雅之中。不可及已。嚴助薦買臣。召見言楚辭。帝甚說之。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辭者。九江被公等。自漢以還。文人詞客。慕其（一作摹擬）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爾。後才士但襲其體。追其韻。言雜燕粤。事兼夷夏。亦謂之楚辭。失其旨矣。

湘君

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后。不當稱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又曰。天帝之女。處江爲神。卽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劉向列女傳曰。帝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堯以妻舜於潙汭。舜旣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死於蒼梧之野。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羅含湘中記曰。舜二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韓愈黃陵廟碑曰。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旣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謂娥皇爲君。女英爲帝子。如山海經凡言帝者皆爲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至言帝俊帝顓。兼稱其號。其以娥皇女英曰帝之二女者。其稱謂審矣。九歌所謂帝子者。亦本山海經言之。禮曰。舜葬於倉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康成注曰。帝嚳立四妃。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妃。餘三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也。康成之論。本取帝王世紀耳。世紀曰。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

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又按秦紀曰。死而葬焉。今王逸以爲溺死。非矣。

玉帶

王荆公作謝玉帶表。甚恨無玉帶事。既上表。有客（失記姓名。）曰。何不用虹玉圍腰。公惋悵良久。虹玉圍腰四字。出常衮謝賜玉帶表。可謂奇事。李賀詩。曲沼芙蓉波。腰圍白玉冷。便不及常公四字。薛逢詩。帶文琱白玉。符理篆黃金。帶文二字亦佳。如李賀又用金魚公子夾衫長。密裝腰鞓割玉方。玉方二字亦佳。賀詩又云。越衫羅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王光庭詩。玉碾盤龍帶。金裝鳳頸驄。李郭詩。玉雁排方帶。金鵝立仗衣。此三詩。當時侍衛供奉之人所服者。然唐制三品以上皆服玉帶。韓愈詩。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

茂陵中書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內傳。）宋元憲公詩。怪牒汲郡來。幽經茂陵聚。此事與蘭亭入昭陵相類。（尚書故實曰。唐太宗酷好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內行書有五十八卷。褚遂良以蘭亭爲第一。太宗寶惜者獨此爲最。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江南別錄曰。鄭元素。溫韜之甥也。從韜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架梏之。元堂兩廂皆名搨。以五金之匣。藏鍾王墨蹟僅千軸。蘭亭亦在其中。是時散在人間。不知流落何所。）

黛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後漢書曰。明德馬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闕。補之如粟。宋

起居注曰。西河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說文曰。黛、畫眉也。（黛與黛同。）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代其處也。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黛。武元衡詩。豔歌愁翠黛。寶瑟思清商。張謂詩。殘粧添石黛。豔舞落金鈿。用石黛二字。正用通俗文也。

脂澤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澤髮則思其心之潤。馮衍集。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惟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世說曰。江淮以北。謂面脂爲面澤。釋名曰。澤、人髮恆枯瘁以此濡澤之。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北史后妃傳曰。晉舊儀。典櫛三人。掌宮中櫛膏沐。膏沐二字。出詩豈無膏沐。王維詩。邀人傅脂粉。不自著羅衣。此言脂也。夏英公詩。絳脣不敢深深注。却自香脂汚玉簫。用脂字尤妙。溫庭筠詩。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卽澤也。

熊經鳥申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爲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魏志曰。吳普常問道於華佗。佗謂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如搖動則穀氣易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動故也。是以仙者法之。及漢時。有居士舊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汝可行之。一曰彪。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病。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普行之。年九十餘。春秋繁露曰。猿長臂所以壽。

好引其氣也。陸龜蒙詩。所以親逋客。兼能助五禽。宋景文詩。五禽習（一作雜）戲深仙術。萬法觀空證法緣。又詩。驚猿參唳鶴。伸鳥雜熊經。

龜息

抱朴子曰。城陽郄儉。少時行獵。墮空冢中。飢。見冢中先有大龜數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儉素亦聞龜能道引。乃試隨龜所爲。遂不復飢。百餘日後。人有偶窺冢中。見儉而出之。後竟能咽氣斷穀。魏王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澤。氣力自若。南方經曰。南方老人。以龜支牀。行二十年。老人死。而龜猶活。以龜吐納息也。王維詩。鳩形將刻杖。龜殼用支牀。許渾詩。遊從倚野鶴。休息過靈龜。宋景文公詩。度日銜花翻翠鳥。經年支榻養靈龜。

笳却敵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則又流涕。並棄圍走。劉疇爲羣胡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羣胡垂涕而去。二公皆以笳聲却敵。眞壯士也。

鷄鳴度關

鷄鳴度關。皆曰孟嘗君出秦關中。鷄未鳴。關未開。下客爲鷄聲。羣鷄和之。乃得出。然燕太子丹質于秦。逃歸到關。丹爲鷄聲。遂逃。前乎此已有之矣。

獵碣

周宣王石鼓文。韋應物韓退之最所贊善。如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亦曰陳倉石鼓亦已訛。唯歐陽公以爲可疑者三。蘇勗載記曰。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所傳。周宣王所創。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任昉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亦用碣字。

燒香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牀。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蓋始于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此事又在佛圖澄之前也。

千弩俱發

漢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敵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轉戰攻之。千弩俱發。應絃而倒。敵走上山。漢軍擊殺千人。單于大驚。　丞相亮出軍圍祈山。魏司馬宣王使張郃拒于祁山。亮糧盡軍還。至清風木門。郃追之。亮駐車大削樹皮。題曰張郃死此樹下。預令兵夾道以數千弩備之。郃果至。千弩俱發。射郃而死。袁希之列傳。　龐涓追孫臏。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讀之。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涓乃自頸曰。遂成豎子之名。史記。此言萬弩俱發也。

解鳥語（和苑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一卷。）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大史。曉鳥語。（謝承後漢書。）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益州耆舊傳。）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史記。）管輅聞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父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隣女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狸。（管輅列傳。）

解六畜語

廣漢陽翁伯。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伯謂其御曰。彼放馬曰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論衡。）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子。（抱朴子。）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左傳。）東方有國人數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矣。（內傳。）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彪嘯。所以知爾。（梁典。）

陸羽水品

一、廬山康王谷簾水。

二、無錫惠山石泉水。（東坡詩。閒攜天山小團月。來試人間第二泉。）

三、蘄州蘭溪石下水。
四、岐州扇子峽蝦蟆口水。
五、武邱寺井水。
六、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
七、揚子江南零水。
八、洪州西山瀑布水。
九、桐柏淮源水。
十、廬山龍池山頂水。
十一、丹陽觀音寺井水。
十二、揚州大明寺井水。
十三、漢江中零水。
十四、歸州玉虛洞香谿水。
十五、商州武關西洛水。
十六、吳松江水。
十七、天台千丈瀑布水。

十八、郴州圓泉水。
十九、嚴陵灘水。
二十、雪水。

劉伯芻水品（張又新煎茶水記曰。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較之陸氏品。固有異同也。）

一、揚子江南零水。
二、惠山石泉水。
三、武邱石井水。
四、丹陽觀音寺井水。
五、揚州大明寺井水。
六、吳松江水。
七、淮水。（最下。）

六一居士曰。陸羽茶經。其論水曰。山水爲上。江水次之。井水爲下。又曰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激勿食。食之令人有癭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其說止于此。未嘗品第天下之水也。張又新煎茶水記曰。代宗朝。李季（一作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命謹信者。操舟取南零水。至陸以杓揚水曰。非南零者。既傾而半。陸曰。此南零矣。使大駭曰。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李德裕嘗令所親取揚子江中零水。其人醉忘。乃汲石頭城水以

給之。德裕能辨其非是。蓋不止羽能辨也。德裕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爲罷水驛。東坡愛玉女洞泉。日致兩瓶。恐爲使者所給。因破竹爲契。使寺僧藏其一爲信。謂之調水符。洞在大秦寺。按蒲元傳曰。元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以漢水鈍弱不任淬。乃取水蜀江。水至元曰。水雜涪水不中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言雜水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以涪水八升益之。然則別水固有此事。淄澠之辨。蓋始于易牙也。易牙名巫。牙其字也。見孔穎達左傳疏。如東坡汲江水煎茶詩。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此二句直入茶泉理窟。夫天下名泉不知有幾。豈止如二公所品而已哉。歐公汝陰詩。水味甘於大明井。山谷省中烹茶詩。閣門井不落第二。竟陵谷簾容誤書。謂此也。

緯略卷二

五神車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神。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門外。王使太師尚父謝五大夫。賓幸臨之。尚父使人持粥一器出。進五車兩騎。王曰。不知有名乎。曰。南海神曰祝融。東海曰勾芒。北海曰元冥。西海曰蓐收。河伯雨師。請使謁者。于殿下門內引祝融。五神皆驚。相視而嘆。徐陵雪詩。明朝闕門外。應見海神車。李嶠詩。大周天闕路。今日五神車。劉庭琦雪詩。姑射山中符聖壽。芙蓉闕下降神車。蓋用此事。

周玉律

晉諸公讚曰。世祖時。以荀勗所造律。得周時玉律比校正同。荀勗奏曰。中所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其三具與杜夔左延年法同。周庾信上玉律表曰。零陵廟前。徒尋舜琯。始平城下。空論談天。上制其禮。下習其儀。君定其法。臣行其事。謹造玉律一具。并玉秤尺斗合等。至于分粟累黍。量茲數籥。仰稟聖規。參詳神思。節移陰管。無勞河內之灰。氣動陽鍾。不待金門之竹。而琖琬事輕。般倕慮淺。不足展采成均。增輝度量。庾開府之文。亦佳作也。

魚先至

大戴禮曰。二月祭鮪。鮪者、魚之先至也。月令曰。季春薦鮪于寢廟。注曰。進時美味也。毛詩義疏曰。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形似鯉而色青黑。頭小而尖如鐵兜鍪。口在頷下。淮南子曰。禹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由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門。乃禹辟而大之。故言鑿。

三素雲

修眞入道祕言曰。立春日淸朝北望。有紫綠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輿之輪。上詣天帝。天子候見。再拜自陳。某乞得侍。給輪轂三過。見元君之輦者。白日昇天。一云出洞眞黃老經。唐試進士。以立春日望三素雲詩爲題。蓋出于此。陶宏景水仙賦曰。迎九元於金闕。望三素於太淸。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吳筠詩。瓊臺刼爲仞。孤暎大羅表。常有三素雲。凝光自飛繞。黃庭經注曰。紫靑紅。謂之三素雲。蘇魏公作春帖子詞。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沖元春帖子詞。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鮑溶溫泉宮詩。山蒸陰火雲三素。落日溫泉鷄一鳴。

代將

樂毅爲燕王合五國之兵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以屬燕。唯莒卽墨二城未下。昭王死。惠王卽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刼代之。樂毅奔趙。戰國策。秦師伐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史記。晉杜預都督荊州。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晉軍將至。將帥移易。傾蕩之勢。竟殄滅焉。晉書。成敗之機。在于信間。輕易有如此者。

老將

史記曰。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荊。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翦謝疾、歸老于潁陽、李信攻鄢郢破之。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荊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得頓舍。大破李信軍。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潁陽謝翦曰。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將軍。獨忍棄寡人乎。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代信擊荊。大破荊軍。虜荊王負芻。平荊地爲郡。　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耳。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欲一鬬而死可得耶。　建武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之許。援自請曰。臣尙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夫翦、充國、援、以區區老臣。策勳秦漢。李廣之視三子。特伯仲間耳。請擊匈奴。上以其老不許。竟坐數奇。引兵失道。豈非天哉。

使酒

漢書曰。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顗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寀之間。多所凌忽。

月竈

顏延年詩。月竈來賓。日際奉土。竈、窟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呼穿土爲竈。木元虛海賦曰。大明鑣轡于金樞之穴。注曰。月窟也。

琴心三疊

黃庭經云。端居蘂珠十九年。琴心三疊化胎仙。梁邱子曰。三疊琴心、三丹田也。黃庭經。一曰琴心文。大率黃庭妙處。全以三丹田爲根、吐納爲用也。

眞眞

聞奇錄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畫也。呼眞眞百日卽應。果如其言。一友人以爲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眞眞曰。某南嶽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可住。卽攜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

簡齋（一作山谷）墨梅詩。窗間光景晚來新。半幅溪藤萬里春。從此不貪江路好。賸拚心力喚眞眞。

五圖

鮑明遠詩。五圖發金記。九籥引丹經。采芝法有五。故曰五圖。出太淸金匱記。仙經有九轉金液丹法。故云九籥。沈休文詩。淹留訪五藥。顧步佇三芝。五藥、草、木、石、蟲、穀也。三芝。石芝、靈芝、肉芝。

截肪蒸栗

玉書稱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魏文帝書。或問玉符曰。赤如鷄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王逸玉部。唐寶記曰。元黃天符。色如蒸栗。澤若凝脂。仙人山元卿新宮銘曰。碧瓦鱗差。瑤階肪截。用肪截奇甚。

白瑤宮

李賀卒。母夢賀言。上帝建白瑤宮。令作記。又瓶凝虛殿。使某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也。物類相感志。上帝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召李賀爲記。塵外記。長吉忽晝日見一緋衣人。駕一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倏下榻叩頭。言阿孀老且病。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道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李義山作賀小傳。義山之傳。蓋得於長吉姊嫁王氏者。

文君誄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誄。列女傳曰。柳下季死。妻自爲誄。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嚏占

隨筆謂終風詩。願言則嚏。鄭氏箋曰。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此風

自古已有之。按漢藝文志。有嚏耳鳴占十六卷。其多如此。則嚏者。亦古人深以爲事。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是爲病也。

習舊事

黃瓊遷尚書令。明習故事。　李直爲侍中。章帝西謁園陵。直陪乘。問舊事輒對。東觀漢記。　蔣疊爲太僕。久居臺閣。明習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胡廣爲太傅時。年八十四。練達事體。明解朝章。屢有補闕之益。京師號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龔遂拜尚書侍郎。彌綸舊章。深識故典。每入朝奏事。當廷所問。因時捷對。謝承後漢書。　王傅拜尚書。習漢家舊事。在臺歷載。夙夜警戒。內外不漏。　喬揚拜尚書。明習國家舊事。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　劉裕爲尚書侍郎。自在臺閣。閑習國家故事。每有奏議。決之於口。　魏王粲拜侍郎。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典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定之。　李固薦楊淮。累世服事臺閣。練達舊典。益部耆舊傳。　刁協爲左僕射時。中興草創。協以早歷中朝。多諳諸事。朝廷政體。一稟於協。晉起居注。

故事之始

韋賢爲丞相。老病。乞骸骨罷歸。丞相致仕自賢始。　封丞相宏爲平津侯。後以爲故事。丞相封侯自宏始。　梁邱賀爲郎。祠孝昭廟。賀筮有兵謀。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明而入自此始。　武帝征伐四夷。令民產子二十歲乃出口錢。口錢自此始。　惠帝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之宗廟。獻果由此始。　諸葛豐爲司隸。舉節收許章。章自歸。上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任隗爲大匠。建武

以來。常侍謁者。大匠置自隗始。　尚書郎舊典。科補長史。鄭宏爲僕射。奏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補二千石自此始。　魏許褚從太祖征馬超韓遂。破之。遷武衞中郎將。武衞中郎號自此始。　崔邑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侯自此始。　鄭默拜大鴻臚。母喪。舊法既葬還職。默陳懇至久而見許。聽大臣終喪自默始。　傅初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大夫給導。自此始。　石苞拜驃騎加侍中。羽葆鼓吹出。參軍於都督無敬。孫楚揖於苞。更相表上。故參軍有敬自楚始。　謝尚採拾樂人制鍾石。以備太常樂。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　中宗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導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近代以來。唯爵謚。宜體前訓。使行以謚彰。中宗納焉。公卿無爵而謚自導始。何法盛晉中興書。　王導拜丞相。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中宗契闊布衣。匪止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無不親拜山陵。哀動左右。拜陵自導始。晉書。　後魏李崇除襄州刺史。懸鼓捕盜。諸州置樓鼓自崇始。後魏書。

諮政

漢張禹居家。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　董仲舒去位歸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趙充國乞骸骨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後漢喬元徵拜大鴻臚。老乞骸骨。經傳有疑。使小黃門就問之。　晉劉實以侯就第。懷帝詔曰。國之大政。就諮于君。

給札

上讀相如子虛賦善之。召相如。相如曰。此諸侯之事未足奇。請爲天子遊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乃爲上

林賦。史記。荀悅志在獻替。一作納。帝好典籍。常以班固前漢書。文繁難省。乃令依左氏傳體。以作漢紀。辭約事詳。詔尚書給筆札。後漢書。張華有文才。晉儀制度。釐革勑有司給筆札。多所損益。王隱晉書。

文章不起草

北齊杜弼。從高祖破西魏。命爲露布。手卽書絹。曾不起草。魏收以文章見知。奉詔爲封禪文。下筆便就。不起草藁。

重席

戴憑正旦朝賀。帝與羣臣說經義。不通輒奪其席。憑重十五席。殷亮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八九。殷氏世傳。

鹵簿

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祠天於甘泉備之。宦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惟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小駕、屬車三十六乘。祠宗廟則用之。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卿大將軍驂乘。賈誼過秦論曰。伏屍百萬。流血漂鹵。孔璋檄文曰。伏屍千萬。流血漂櫓。鹵乃從木。通典所載鹵簿。則戰楯居外。刀楯居內。漢書注曰。櫓、大楯也。復古編。鹵所以進船。或作櫓字。鹵者。干櫓之義。簿者。寄籍之稱也。應劭有漢官鹵簿圖。古祕畫珍圖目。有天地郊祀鹵簿圖一卷。大駕鹵簿圖三卷。晉有鹵簿圖一卷。齊有鹵簿儀一卷。陳有鹵簿儀三

卷。鹵簿圖一卷。唐世鹵簿。正用漢制。行列次第。並著儀衛志。唐王象有畫圖鹵簿圖。皇朝天聖中。王欽若撰鹵簿圖三卷。皇祐中。詔修鹵簿圖。宣憲宋公修撰凡十卷。至犦槊不得其義。爾雅曰。犦牛。犎牛也。此獸抵觸。百獸無敢當者。故金吾仗刻犦牛于欒首。以碧油囊之。荆楚歲時記。說與爾雅同。宣和間亦修鹵簿圖。溫庭筠詩。早雁驚沉細波起。晚花鹵簿龍飛回。此施之奉引者也。張祜詩。晏車悲鹵簿。廣樂過簫韶。王建詩。拜陵日到公卿發。鹵簿分頭入太常。此施之內禮者也。閻朝隱詩。鹵山川暗。琵琶道路長。此施之于臣下者也。清晝詩。紅塵驅鹵簿。白羽擁嫖姚。此又兵事也。

天公牋

晉劉謐之與天公牋曰。昔辛酉之際。遭湯旱流烟。今子亥之歲。值堯水滔天。火延其廬。水壞其田。何人小子。頓偸雙船。由是行無擔石。室如磬懸。宋吳道元與天公牋曰。道元居在城南。接水近塘。草木幽蔚。蚊蝱所藏。茆茨漏雪。繩容數牀。無有高門大屋。來風致涼。積汗累燻。體日萎黃。未免夏暑。逆愁冬霜。闕則兩幅之薄被。上有牽綿與敝絮。徹以三股之絲綖。聯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度。伸脚則足出。攣蹐則脊露。王逸天問章句曰。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劉禹錫問大鈞賦。先儒有言其不然者。而況牋耶。柳宗元天對。精深瓌古。成一家言。離騷而後。一人而已。

八風

易通卦驗曰。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則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當順八

風行八政當八卦也。春秋考異郵曰八風殺生以節翺翔。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距猶起也。自冬至後四十五日而立春。此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惠也。春分之候。庶衆也。陽以施惠之恩德。迎衆物而生之。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精芒挫收也。立夏之候。挫猶止也。時薺麥之屬。秀出已備。故挫止。其鋒芒。收之使成實。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夏至之候也。強言萬物強盛也。四十五日涼風至。涼風者寒以閉也。立秋之候也。閉收也。言隆寒收成萬物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當寒大收也。秋分之候也。閶闔盛也。時盛收物蓋藏之。閶闔或爲當。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陰陽未化合也。立冬之候也。未化合言消息純坤無陽也。月令曰天地不交而閉塞成冬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精大滿也。冬至之候也。言冬物無見者風。精大美滿無偏。風之爲言萌也。其立字虫動于几中者爲風。虫動于几。言陽氣無不周也。明昆虫之屬。得陽乃生。遇陰則死。故風爲陰中之陽者也。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立春條風至。東北方風。春分明庶風至。東方風。立夏清明風至。東南方風。夏至景風至。南方風。立秋涼風至。西南方風。秋分閶闔風至。西方風。立冬不周風至。西北方風。冬至廣莫風至。北方風。呂氏春秋曰何謂八方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注。一曰融風。東方曰滔風。一曰明庶風。東南曰薰風。一曰清明風。淮南子作景風。南方曰巨風。一曰凱風。西南曰淒風。淮南子作涼風。西方曰飂風。一曰閶闔風。西北方曰厲風。一曰不周風。北方曰寒風。一曰廣莫風。

避風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孫思邈論衛生以爲人當避暗風箭風者蓋此之謂也。

黃帝風經曰。調長祥和。天之喜風也。抑揚奔厲。天之怒風也。晉江逌風賦。所謂若飄厲狂。觸物怒號。捲揚江海。回拔陵峭。此蓋用莊子中事。喜風二字。未經人用也。

雲貫耳

韓休喜雨賦曰。天垂貫耳之雲。神召離星之月。此二語瓌新之甚。按天文集要曰。北斗不欲雲覆之。有黑雲覆天大雨。休正用此事。

漢唐人物

公孫宏傳贊曰。儒雅則公孫宏、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宏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儀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緒洪業。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邱賀、夏侯勝、韋元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宏、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顏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後世非唯無此人物。亦無此文章。每讀此爲之太息。以武帝人才之盛。而固所贊。殊不及相業也。王珪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元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處煩理

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于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此殊有典謨氣象。唐人物之盛。至如此。似非漢所及。

御撰晉書

晉書之首。置以御撰。今觀天文志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以民爲人。太宗不應自避其名。又洛書乾曜度。以乾爲甄。太宗又不應爲太子承乾避也。只是史官所修。間有經御覽裁整者。謂之御撰則不可也。

白麕

晉中興書曰。中興所在獻白麕。王述有上白麞表。曰。毛色潔素。斯誠嘉祥。按穆天子傳。有曰。天子賜黃金之鹿。白銀之麕。正謂是也。爾雅曰。麕牡麞。魚矩反。牝曰麠。音栗。其子麐。音助。

棋

後漢馬融圍棋賦曰。三尺之局。爲戰鬬之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先據四道。守角依旁。緣邊遮列。往往相望。離離馬首。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徘徊中央。收取死卒。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反受其殃。雜亂交錯。更相度越。守規不固。爲所唐突。深入貪地。殺亡士卒。狂攘相救。先後並沒。計功相除。以時早訖。事留變生。拾棋欲疾。營或窘乏。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勝乃可必。　晉曹攄圍棋賦曰。二敵交行。星羅宿列。雲會中區。網布四裔。合圍促陣。交相侵伐。用兵之象。六軍之際也。張勢設伏。挑敵誘寇。縱敗先降。要勝

後復尋道爲場。頻戰累鬬。夫保角依邊。處山營也。隔道相望。夾水兵也。二鬬共生。皆自并也。持棋合連。擇地形也。覽斯戲以廣思。儀羣方之妙理。訝奇變之可嘉。思孫吳與白起。世既平而功絕。局告成而巧止。

晉蔡洪圍棋賦曰。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翻翻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以發憤。運變化以相符。乍似戲鶴之千霓。又類狡兔之繞邱。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以大羅。繕以城郭。綴以懸險。經以絕落。眇望翼舒。翺翔容與。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奮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靜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喧譁譟擾。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軼。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鬬奔競。勢使揮謙。攜手詆欺。朱顏妬嫌。然局不宏席。子不盈捲。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蟠。崔嵬雲起。籠蹤浪傳。崟岑山結。沓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星之互奔。殿未結而算了。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妍一作研。桑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皐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以之讚。亂云。勢貌多矣。孰能究傳。遠求近取。予一以貫。

梁武帝圍棋賦曰。圓奩象天。方局法地。枰則廣羊文犀。子則白瑤元玉。方眼無斜。直道不曲。爾乃建將軍。布將士。列兩陣。驅雙軌。徘徊鶴翔。差池燕起。用忿兵而不顧。亦馮河而必危。無成術而好鬬。非智者之所爲。運疑心而猶豫。志無成而必虧。今一棋之出手。思九事而爲防。敵謀斷而計屈。欲侵地而無方。不失行而致寇。不助彼而爲強。不讓他以增地。不失子而云亡。落重圍而計窮。欲佻巧而行促。劇疎勒之迍邅。甚白登之困辱。或龍化而超絕。或神變而速悟。勿膠柱以調瑟。專守株而待兔。或有少基。

已有活形。失不爲悴。得不爲榮。若其困戰。未必能平。用折雄威。致損令名。故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東西馳走。左右周章。善有翻覆。多致敗亡。雖蓄銳以將取。必居謙以自牧。譬猛獸之將擊。亦俛首而固伏。若局勢已勝。不宜過輕。禍起于所忽。功墜于垂成。至如玉壺銀臺。車箱井欄。既見知于曩日。亦在今之可觀。或非劫非持。兩懸兩生。局有衆勢。多不可名。或方四聚五。花六持七。雖涉戲之近事。亦臨局而應悉。或取結角。或營邊鄙。或先點而亡。或後撤而死。故君子以之遊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戲奕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　梁宣帝圍棋賦曰。蜂起百塗。縱橫萬制。或無厭而反失。或先羸而後濟。　後漢班固奕旨曰。或虛設豫置。以自衛護。蓋象庖犧網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汎濫之勢。作伏設詐。突圍橫行。田單之奇。要厄相劫。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參分有二。伐而不誅。周文之德。逡巡徐行。保角依旁。却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魏應瑒奕勢曰。蓋棋奕之制。所由來尚矣。有像軍容戰陣之紀。旌旗既列。權慮蜂起。絡繹雨集。魚鱗雁峙。奮維闡翼。固衛邊鄙。或飾遁僞旋。卓轢輧列。羸師延敵。一乘虛絕。歸不得合。乃見擒滅。淮陰之謨。拔旂之勢也。或匡設無常。尋變應危。寇動北壘。備在南麾。中基既揵。四表自虧。亞夫之智耿弇之奇也。或假道四布。周爰繁昌。雲合星羅。侵逼郊場。師弱衆寡。臨據孤亡。披掃彊禦。廣略土疆。昆陽之威。官渡之方也。挑誘既戰。見欺敵對。紛拏相救。不量進退。羣聚既殞。力行唐突。瞋目恚憤。覆局奔潰。項將之咎。笮懷之悖也。時或失謬。收奔攝北。還自保固。完聚補塞。見可而進。先負

後克燕昭之賢。齊頃之德也。長驅馳逐。見利忘害。輕敵寡備。所喪彌大。臨疑猶豫。算慮不詳。苟貪少獲。不知所亡。當斷不斷。還爲所謀。項羽之失。吳王之尤也。持其相守。莫敢先動。猶楚漢之兵。相拒索鞏也。梁沈約棋品序曰。奕之時義大矣哉。體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靜則合道。動必適變。若夫入神造極之靈。經武緯文之德。故可與合樂等妙。上藝齊工。支公以爲手談。王生謂之坐隱。是以漢魏名賢。高品間出。晉宋盛士。逸思爭流。雖復理生於數。研求之所不能涉。義出乎幾。爻象未之或盡。凝神之性難限。入元之致不窮。

右棋之賦五。棋之論三。有能造悟其一。當所向無敵。況盡得其理乎。

緯略卷三

鳳毛

王敬倫姿容似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故自得鳳毛也。大奴、王邵也。世說。亦見中興書。謝超宗。祖靈運。父鳳。宗好學。曾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南齊書。北平王貞、字仁賢。世祖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太祖稱此兒得我鳳毛。北齊。一本無我字。晉尚書閔鴻。見陸雲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卽是鳳雛。龐統、字士元。人目爲鳳雛。襄陽記。杜詩。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岑參詩。中郎一鳳毛。世上獨賢豪。此用鳳毛也。李商隱詩。鳳雛皆五色。鴻漸又雙飛。此用鳳雛也。宋元憲詩。羽毛丹穴種。頭角玉麟兒。尤更奪胎。

門多好事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揚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饌從學。李楷述身賦曰。座有淸譚之客。門多好事之車。好事二字。已見竦傳。

塵尾

王導塵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詢白塵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元理微。陸龜蒙塵尾賦有曰。叩易論元。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賾。中含道德之

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授竹如意賦有曰。發奧滌元。遐鉤獨索。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二公所作。全不似唐人文章。麋之大者曰麈。羣麋一作鹿。隨之。皆依一作視。麈尾所轉。出名苑。又恩牛郡譜曰。麈、謂之荒麈。埤雅曰。其尾辟塵。

秦醫越醫

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左氏成公十五年。齊桓公六年。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疾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脈。後五日復見曰。疾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春秋後語。

春秋時論養生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淫子小切。底以露其體。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左氏昭公。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

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瑟琴。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目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

雜卜

蠡卜者。春秋後語曰。蘇秦事鬼谷子。學終辭歸。道乏困行。以燕人蠡卜傳說自給。　彪卜者。博物志曰。彪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奇偶。謂之彪卜。　雞卜者。史記曰。越巫立越祀而以雞卜。　鳥卜者。隋書曰。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俗事阿修羅神及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攜蒲卜者。博物志曰。老子入西戎造攜蒲。攜蒲者。五木也。或云胡人亦爲攜蒲卜。　十二棋卜者。異苑曰。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受法于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逮至東方朔。密以占衆事。自此以後。祕而不傳。晉寧康初。襄成寺法味道人。忽見一老翁。著黃皮衣。竹筒盛此書以授法味。無何失所在。遂復流于世。　竹卜者。荊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具供帳。盛于仲春之月。社之餘胙。悉貢饋鄉里。周于族。

社餘之會。其在茲乎。此其會也。擲筊于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卜。楚詞曰。索瓊茅以筳篿。楚人折竹。結草以卜。謂爲籌也。　牛蹄卜者。晉書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神。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楊方五經鉤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

對策射策甲乙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爲乙。若錄政紀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出漢書音義。

翟方進射策甲科爲郎。晁錯舉賢良。上親策之。詔策百餘人。錯爲高第。董仲舒以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王嘉射策甲科爲郎。何武射策甲科爲郎。後漢蘇章對策高第。拜議郎。劉淑桓帝時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對策者百餘人。魯平策在高第。拜爲議郎。司馬彪續漢書　漢射策與對策不同。按蕭望之傳注。射謂爲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不使彰顯。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對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觀其所對文詞定高下。晉潘京爲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此亦射策遺法耳。

唐科唐之科目。視漢最盛。因裒錄之。

志烈秋霜科。顯慶二年。韓思彥。幽素科。乾封元年。蘇瓌。解琬。苗神客。何輔元。徐昭。劉訥言。崔谷神。詞殫文律科。上元元年。崔融。岳牧科。永隆元年。才膺管樂科。神龍二年。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咸慶業。郭璘。趙不爲。才高位下科。馮萬石。寇良貞。張敬。材堪經邦科。三年。張九齡。康元瓌。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寇泚。盧怡。呂愼。抱器懷能科。景龍三年。張侯銛。茂才異等科。王敬從。盧重元。詞標文苑科。垂拱四年。房晉甫瓊。王旦。蓄文藻之思科。永昌元年。彭景直。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愿。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壽二年。薛稷。寇泚。長才廣度沈迹下僚科。證聖元年。張漪。

文藝優長科。通天元年。韓璘。絕倫科。神功元年。蘇頲。崔元童。袁仁敬。何鳳。孟溫禮。洪子輿。盧從愿。趙不欺。拔萃科。大足元年。崔翹。鄭徵。疾惡科。馮萬石。龔黃科。長安二年。馬克麾。文以經國科。景雲二年。袁暉。韓朝宗。藏名負俗科。李俊之。文經邦國科。先天元年。韓休。藻思清華科。趙冬曦。宣風興化科。郭璘之。道侔伊呂科。張九齡。手筆俊拔超越輩流科。杜昱。張子漸。張秀明。常無咎。趙居貞。賈登。邢巨。直言極諫科。開元二年。梁昇卿。袁楚客。哲人奇士逸倫屠釣科。孫逖。良才異等科。邵閏之。崔翹。文史兼優科。五年。李昇期。康子九。達奚珣。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庭誨。博學通藝科。六年。鄭少微。蕭成。文詞雅麗科。七年。邢巨。苗晉卿。褚思光。趙良器。將帥科。十二年。裴敦復。房自謙。武足安邊科。十五年。鄭昉。樊衡。高才沈淪草澤自舉科。鄧景山。才高未達沈迹下僚科。十七年。吳鞏。博學宏詞科。十九年。陶翰。多才科。二十一年。李史魚。王霸科。二十一年。劉瑾。杜綰。智謀將帥科。張重光。崔圖。季廣琛。文詞秀逸科。天寶元年。崔允。顏眞卿。風雅古調科。六年。薛璩。詞藻宏麗科。十三年。楊綰。樂道安貧科。大歷二年。楊膺。諷諫主文科。六年。鄭珣。李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大歷二年。裴休。裴素。李郃。南卓。李甘。杜牧。馬植。鄭亞。崔博。崔嶼。王式。羅羣京。崔渠。韓賓。崔愼。苗愔。韋彙。崔煥。崔讜。建中元年。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貞元元年。韋執誼。鄭科。田穆賢。楊鄘。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言。崔邠。鄭敬。魏宏簡。田元祐。徐袞。四年。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豐。史侔。陸震。柳公綽。趙傪。徐宏毅。韋彭壽。鄒儒立。杜倫。元易。王及。王眞。十年。裴洎。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許堯佐。徐宏毅。杜轂。崔羣玉。皇甫鎛。王仲舒。季同。仲子陵。鄭士林。邱頴。寶歷元年。唐中。楊儉。韋端符。舒元褒。蕭儆。楊魯士。來擇。趙祝。裴暉。韋瑤。李昌實。嚴封。李涯。蕭夷中。馮球。元晦。元和三年。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吉宏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琳琅。姚袞。庾威。長慶元年。麗嚴。任畹。呂述。姚中。韋曙。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實。崔知白。陳元錫。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大歷二年。鄭寇。李式。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大歷二年宋琨。寶歷元年韋正實。文詞清麗科。建中元年。奚涉。梁肅。劉公亮。鄭轅。沈封。吳通元。經學優深科。建中元年孫玭。黎逢白。李隨。高蹈邱園科。建中元年張紳。衡良儒。蘇哲。軍謀越衆科。建中元年。夏侯審。平知和。鄭濬。凌正。周謂。丁侁。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建中元年。郭黃中。崔治。季牧。貞元四年。張浩。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貞元元年。熊執易。劉簡甫。十年。朱頴。元和三年。馮苞。陸亘。長慶元年。李思元。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貞元元年。

許贊。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貞元四年。李巽。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貞元十年。張平叔。李景亮。長慶元年。崔郢。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貞元十年。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韋慶復。崔琯。羅讓。崔護。薛存慶。章衍。李璠。元修。蕭俛。沈傳師。柴宿。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貞元十年。陳岵。元和三年。蕭睦。軍謀宏遠材任將帥科。元和三年。樊宗師。長慶元年。吳思。李商卿。軍謀宏遠材任邊將科。寶歷元年。裴儔。侯雲章。

鹽梅鹽豉

後漢桓麟七說曰。河龜之羹。齊以蘭梅。崔駰七依曰。鹺以大夏之薑。酢以越裳之梅。張景陽七命曰。燀以秋橙。和以春梅。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古人調鼎。皆用梅也。禮記內則。楚辭招魂。備論飲食而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史記貨殖傳曰。蘖麴鹽豉千合。三輔決錄曰。前隊大夫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籩。秦漢以來。始有之也。

商寶玉

湯誓曰。遂（一作武）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中（一作仲）伯作典寶。周書曰。武王俘商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其多如此。韓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文王有一玉版。紂尚欲得之。寶玉可知矣。湯誥曰。不殖貨利。盤庚曰。無總貨寶。茲所以戒也。帝王世紀曰。紂敗績。登鹿臺。蒙寶衣玉席。投于火而歿。汲冢書曰。紂取天智玉自焚。玉不銷。

玉馬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鎮鄴。天雪。門前方數十步。融液不積。騰怪。掘之得玉馬。高一尺許。又曰。宏農楊子陽。

太元初。聞土中有聲。掘得玉肫。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玉羊焉。公以爲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于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願無怪之。此羊肝土也。公使殺之。視肝卽土矣。易是類謀曰。西岳亡玉羊。鄭元注曰。玉羊、華山之精。

二十四圖

二十四眞圖。五嶽之藏也。得之必能仙去。飛步太淸。欲得道法。先沐浴去穢。一作汚。當得東井圖。欲朝五帝。役山精。當得五嶽圖。欲通神靈。法仙訣。當得八史眞形圖。欲通五行。當得六甲通靈圖。欲存吾身。致天神。當得九宮紫房圖。欲奉道法。當得太淸圖。欲奉順道。當得混成圖。欲通道機。當得西昇保錄圖。欲通變化。當得靈化圖。欲攝大道。當得九天圖。欲脫身形。當得九變圖。欲隱身存神。當得養身圖。欲定身守神寶。當得含影圖。欲恬泊守一以存身。當得養身圖。欲寂默養志。當得精誠守志圖。欲淸淨潔白。致其芝英。當得芝英玉女圖。欲驅六丁。當得六陰玉女圖。欲致仙籙。當得九九道仙圖。欲食道氣。當得導引圖。欲治道術。當得洞中皇寶圖。欲爲變化。當得偃息圖。欲臨爐定九丹金液。當得太乙圖。欲登五嶽求神仙芝藥。當得開山芝藥圖。欲保神形別邪精。當得明鏡圖。玉符經。

龜

周禮曰。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史記曰。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

爾雅曰。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卽今背蠟龜。一名靈蠟。能鳴。蠟、以規切。三曰攝龜。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爲靈龜也。四曰寶龜。尙書。五曰文龜。甲有文采。六曰筮龜。常在蓍蔡。下潛伏。見龜策傳。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也。漢藝文志有龜書五十二卷。夏龜書二十六卷。南龜書二十八卷。巨龜書三十六卷。雜龜書十六卷。此皆灼之法。占之文也。蓋古之卜者。皆有繇辭。周官三兆。其頌千有二百。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間于兩社。爲公室輔。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尙猶有臭。如魚鏡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大橫庚庚。予爲天王。夏啓以光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尙視其體。今人雖存其意。而專以五行爲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龜歷

任昉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令錄之。號龜歷。伏滔述帝功德銘曰。朝書龜歷之文。柳氏龜經曰。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時用之。晉書曰。苻堅末。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上有文象八卦。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死。藏其骨於太廟。是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終必妖興。亡國之象也。其後竟驗。

天里

孝經援神契曰。周天七衡六間者。相去萬九千八百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合十一萬九千里。從內衡以

至中衡。從中衡以至外衡。各五萬九千五百里。　洛書乾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夫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六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去地四十萬里。

日月里

徐整長歷曰。衆陽之精。上合爲日。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又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地里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郭璞注曰。豎亥、健行人。選、萬也。　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左手抱算。右手指青邱北。　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里。　河圖括地象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又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短長之制。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治。　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　博物志曰。地部之位。起形于崑崙。從廣萬里高萬一千里。神物之所生。聖人仙人之所集。崑崙之東北。地轉下三千六百里。有八

元幽都。方二十餘萬里。地下有四柱。柱廣十萬里。地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也。

天部

淮南子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東方曰沙澤。東南方曰沅澤。南方曰浩澤。西南方曰丹澤。西方曰泉澤。西北方曰海澤。北方曰塞澤。東北方曰無通澤。顏延年詩。辰角麗天部。提封經地域。蓋用此天部也。

風流 風流罪過。

晉庾翼與殷浩書曰。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受命。恨不能謝益壽奉璽。裕歎曰。吾甚恨之。使後主不得見其風流。益壽、混字也。謝安傳。史臣曰。珵稱眞幹。卒以忠勇垂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無墜家風。王珣以疾解職。歲餘卒。桓元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忽爾喪失。悲嘆之深。豈徒相悼而已。殷浩善元言。風流談論者所宗。顧愷之上疏頌殷浩曰。伏見故中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稱。聲蓋當時。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風流著稱。唯王樂焉。晉陽秋。王獻之文藝並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爲風流之冠。續陽秋。撫軍問孫興公。劉眞長何如。曰清蔚簡亮。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記曰。凡稱風流者。以王、劉爲宗焉。范豫章謂王荊州。范甯。王悅。卿風流雋望。眞後來之秀。王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氏譜曰。王坦之娶愼陽范任女。北齊郎基性清儉。在官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子雲千賦

桓譚少好文。見子雲工賦頌。欲從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之矣。新論。按藝文志。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又自陸賈枚臯至張豐朱宇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賦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千篇。子雲所讀。其謂是歟。獨淮南賦八十二篇。枚臯賦百二十篇。今所見者。淮南屏風賦。枚臯兎園賦耳。

古人儀度

姿宇魁秀。魏謩。　姿宇。一作富神。秀偉。蕭得聖。

風采峭整。阮當國。　神情爽拔。李義琛。

容止嚴峭。韋斌。　姿質軒秀。嚴挺。

姿儀瓌秀。呂元膺。　姿采玉峙。鄭畋。

進止雍閒。裴休。　神清明秀。王衍。

進止詳華。溫博。彥　姿表瓌傑。溫造。

舉止都雅。張垍。　風度高嚴。劉伯芻。

姿制閒美。李白。　進止雍如。崔沔。

儀狀瓌偉。張鎬。　神采軒異。趙昱。

精神爽秀。蘇逢吉。
神觀爽邁。裴度。
風骨秀爽。趙彥昭。
儀幹秀偉。楊謹矜兄弟。
容止端秀。裴皐。
神采秀徹。王戎。
風神高邁。裴楷。
神氣清爽。源乾曜。
儀容端正。吳孫坦。
姿貌魁秀。劉德威。
姿度魁傑。馬燧裴度。
姿貌魁異。柳澤。
形神秀發。元代和凝。
風度沈整。房綜。
器量方峻。楊於陵。
狀貌雄偉。閩王審知。
風度凝遠。宋景。
舉止秀峙。崔澹。
姿幹瓌壯。張守珪。
姿儀秀偉。崔郾。
神采高徹。王衍。
進止詳華。高士廉。
體貌閒麗。宋玉。
姿狀秀偉。武元衡。
姿質偉岸。宗室從誨。
氣象清古。王邱。
髭貌雄偉。宗晉卿。
體貌軒特。李棲筠。
器局峻整。裴垍。
眉目瓌異。李邕。

眉宇秀整。汝陽王。
姿體魁秀。李義琰。
神寓警邁。陸據。

古人文章

虞世南文章婉縟。
龐嚴詞章峭麗。
張說屬思精壯。
呂溫藻翰精富。
韓愈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元幹用思精緻。崔元幹。馳騁班固蔡邕間。
白居易文章精切。
李賀辭尚奇詭。
李白清雄奔放。
柳渾屬文簡拔。
王勃文章宏放。

風致峭整。崔遠。
體貌偉麗。路岩。

趙涓翰藻豪邁。
崔文爲文華麗。
封敖屬辭贍敏。
楊炎文藻雄蔚。
柳宗元卓偉精緻。
元結行文古雅。
陸扆屬文敏速。
李商隱瑰邁奇古。
徐堅屬文典厚。
李翰爲文精密。
歐陽詹文章切深。

李華文辭緜麗。　韋承慶爲文迅捷。

許景先屬辭豐美得中和之氣。

水精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澈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野鶩

宋鮑昭野鶩賦曰。邈辭羣而別偶。超烟霧以風行。如張文昌詩。但曰曲沼春流滿、新波映野鶩耳。則鶩安得超烟霧而風行耶。按西京賦曰。鳥則鸛鵠鵠鶉。鴛鴦鴻鶤。張揖上林賦注曰。鴛鴦。野鶩也。鮑昭所賦。蓋是鴛也。

緯略卷四

細氈

王吉曰。廣廈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按韻集曰。氈、細罽也。班固與弟超書曰。月支䩭氎。小大相雜。但細好而已。亦用細字。林登續博物志曰。劉學儀謂北狄爲氈鄉、氈鄉。未有人用。後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亦佳。

青氈

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也。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驚走。語林 按海南傳曰。調一作波斯國有青石染氈、絳染氈也。石染青氈。事出於此。又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青氈牀褥三具。三國時已用此。杜詩。今晨降白露。還憶舊青氈。于鵠詩。醉臥枕欹木。坐寒展青氈。

氍毹䩭氎

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氍毹。古樂府詩。請客上北堂。贈我氍毹。衡詩蓋用此。諸葛亮集。詔答恢曰。行當離別。以爲惆悵。今致氍毹一。魏略曰。大秦國以野蠶作繭。織成氍毹。文出黃白黑綠。則漢魏間所施也。按通俗文曰。織毛褥謂之氍毹。聲類曰。氍毹、毛席也。廣志曰。氍毹、用氎毛織也。出南海。又通俗文曰。氍

氈之細者。謂之毼氈。毼氈者。施大牀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登而上牀者。魏略亦曰。出大秦國。以羊毳木皮野絲爲之。有五色九色。鮮於東海所作。東觀漢記曰。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下馬。坐於氍毹氈上設酒肉。杜篤邊論曰。匈奴請降。毼氈罽褥。帳幔氈裘。積如邱山。蓋謂是也。

李尤牀銘

銘曰。體之所安。寢處之歡。夕則敬愼。崇德遠姦。吁、尤之旨深矣。一書有堅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知歡。久則敬愼。崇德遠姦。知字久字。蓋字訛也。蔡邕枕銘有曰。哲人降鑒。居安思危。又切於尤也。

毛布

韋光輝毛詩問曰。七月之詩無褐。箋曰。褐、毛布也。賤者之所服。毛布二字甚佳。說文曰。罽、西胡毳布也。用毳布尤新。然不知禹貢所謂皮服卉服。直是下字奇古。陸機詩。嘉卉獻時服。靈朮進朝飧。卉服二字。拆用尤精。南方以竹爲布。郡國志。寰宇記。輿地志。但曰竹布耳。而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竹練三端。用竹練尤奇。諸葛恢表直曰。纖絺細竹。顏測集有謝絹葛啓曰。冰紈風綌。劉孝綽詩。釣舟畫彩鷁。漁遊一作子服冰紈。冰紈。出漢地理志。齊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其色鮮潔。如冰紈風綌。却少用也。劉楨瓜賦曰。承之琱槃。羃以纖絺。公幹曾用纖綌也。

火浣布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獻昆吾劍、火浣布。劍切玉如泥。布浣之必投火中。布色益明。出而振之。縞然疑

乎雪。按魏志。青龍二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搜神記曰。西域獻火浣布。魏初時人疑之。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按南史曰。南海諸部國。有自然火洲。樹生火中。人績其皮爲布。與蕉麻無異。色微青。若小垢。投火中則精潔。此言木也。又按吳錄曰。日南取火鼠毛爲布。名火浣布。此言鼠也。又按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織作布。以水沃之即死。雖皆言鼠木。而只言鼠可作（原無作字。）布耳。唯抱朴子曰。火浣布有三種。其一曰。海中肅邱。有自生火。春起秋滅。洲上生木。木爲火焚不糜。但小（一無小字。）焦黃。人或得薪。俱如常薪。但不成灰。炊熟則以水滅之。使復更用。如此不窮。夷人取此木華。績以爲布。一也。又其木皮赤。剝之以灰煮。治以爲布。麄不及華。俱可火浣。二也。又有白鼠毛長三寸。居空木中。入火不灼。其毛可績爲布。三也。據諸家所記。惟葛稚川之言。最爲該的。梁四公記載。杰公至市。見商人齎火浣三端。杰公遙識曰。此火浣布也。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鼠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王褒詩。單衣火浣布。利劍水精珠。李頎詩。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此蓋梁冀會羣僚。服火浣中單也。

白疊

杜詩。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疊巾。王昌齡詩。手巾花疊淨。香帔（一作被。）稻畦成。按漢書所謂苔布。注曰白疊也。吳時外國傳曰。諸部國用安子草。織作白疊花布。王昌齡所用者此也。南史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纑。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以爲布。甚爲輭白。其言甚明也。

五時食

蔡邕月令論曰。問者曰。春食麥羊。夏食菽雞魚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飾器械之制。皆從五行者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略乎。曰。亦嘗思之矣。凡十二辰之會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虎以下非食也。

食檄

宏君舉食檄。有所謂麞肶、牛牒、炙鴨、臛魚、熊白、麞脯、糖蟹、車螯。如何允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鮭脯、糖蟹。嘗食蚶蠣。使門人議之。鍾岏曰。鮭之就脯。驟於屈伸。蠏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獷殼外緘。無香無臭。與瓦礫何異。宜充庖廚。永爲口實。允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宋景文公絕韋詩。宣父蒲菹眞可學。鍾岏蚶蠣更無求。其視所謂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弈

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其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也。左傳曰。寧喜許納衛獻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者舉棋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所謂舉棋弗定者。其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者乎。班固弈旨曰。北方之人謂棋爲弈。揚雄方言曰。圍棋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擊壤

藝經曰。擊壤、古戲也。釋名曰野老之戲也。逸士傳曰。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於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此藝經所謂古戲也。元晏云。皇甫謐。號元晏先生。十七時與從姑子梁柳等。擊壤于路。則晉時尚有此戲矣。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臘節童少以爲戲。分部如擿。一作擿。博也。經曰。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尺四。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敵之。中者爲上。此言之最分明也。然觀吳盛彥擊壤賦曰。論衆戲以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兩。罪一殺兩不可曉。當是以手中之壤。擊地上之壤。如今以錢取中之類也。逸士傳所云壤父。是猶嵇康高士傳曰。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曰巢父。許由所師者是也。

抃

左思吳都賦曰。翹關扛鼎。抃射壺博。李善注曰。元帝時覽抃射。孟康曰。手搏爲抃。按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試抃爲期門。以材力愛幸。觀此。則知抃爲武力之驍雄者矣。

安哉

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鳴。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雖是陶器。未審其形製也。

鴟夷

揚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按史記。吳王夫差。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邵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榼形也。唐韻曰。瓻、丑饑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書盛酒瓶。則借書一瓻。當用此字。或又用鴟字者。鴟夷、亦盛酒器也。所謂鴟夷滑稽。腹大如壺。蓋此物也。山谷詩。顏公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鴟開鎖魚。莫惜借行千里。他日還君一鴟。然則借書一鴟。用鴟字也。崔浩漢書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

酒臺

晉舊事曰。酒臺二。金塗環鈕。按周禮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盞盤盞並出此。

古鐺

古銅鐺者。龍首三足。挹注以口。翠蝕可玩。因考晉舊事。有龍首鐺。卽是此類。唐薛大鼎、賈敦頤、鄭德本爲刺史。皆有異政。號鐺脚御史。則鐺三足矣。服虔通俗文曰。鬴有足曰鐺。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欲出銅鐺。乃得熨斗。便大驚怪曰。異事。火未至已被燒失脚。亦言有足也。述異記。有謂卿無溫鐺。安得飲酒。當是溫酒器也。竟陵王子良。遺何點徐景山酒鐺。宋景文公詩。謝病歸裝能辦未。葛洪丹竈景山鐺。當是酒具。一日有人持一枚求售。且言以紙燃燈一枚。引火鐺下酒可溫。余曰。吾齋所有。安知不解溫酒也。乃取與俱。則吾鐺中酒先熱。售者大駭。攜之去。

下榻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爲太守。不接賓客。唯穉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又曰周璆字孟玉。陳蕃爲太守。璆來置一榻。去則懸之也。出謝承後漢書。楊素詩。獨坐對陳榻。無客有鳴琴。韋應物詩。方醉郡齋榻。爲酌離亭樽。李商隱詩。登舟慚郭泰。解榻愧陳蕃。李白詩。高人屢解陳蕃榻。過客難登謝朓舟。許渾詩。賓館盡開徐穉榻。客帆空望李膺舟。前人用事。只用孺子下陳蕃之榻。未嘗用孟玉事也。

捫蝨圖

捫蝨圖。唐人筆也。筆如絲縷。意度精到。捫蝨。乃王猛隱華山。桓溫入關。猛披褐謁之。一面談當代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趙仲讓爲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搏蝨。因鴟臥。形悉表露。冀夫人襄城君見之大驚云。北闕下向得一老翁不潔清。當亟推問。冀曰。我從事中郎。清高士也。風俗通。晉顧和字君孝。王導爲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入。停車門外。周顗遇之。方搏蝨。夷然不動。北齊邢子才。望實兼重。不以才位傲物。士無賢愚。皆願接對。客或解衣覓蝨。此但言搏蝨。覓蝨也。

澡盤

魏武上雜物疏。有容五石銅澡盤。古人制作。其大如此。述征記曰。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殆所謂可容五石者矣。異苑曰。中朝人有蓄銅澡盤。旦夕常鳴。張華曰。與洛鍾宮商相諧。故相應。錯鑢之乃止。傅元澡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馨、不可塵也。其視商盤銘。何啻天淵也。

大戴禮。周武王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此言有味。

剔齒纖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纖一枚以寄兄。酉陽雜俎曰。仙人鄭思遠常驍彪。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彪鬚及熱插齒間卽愈。更拔數莖與之。所謂纖者。當是此類。若以金類絲類爲之。無足奇者。何必寄耶。

菴摩勒油

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卽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稽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眞。吳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蜀石

有人遺余玉拿格一枚。狀如漿水瑪瑙。而非玉也。因扣之。謂玉出嘉陵。按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蜀石黃礫。張揖曰。蜀石次玉者也。嘉陵之玉。蓋出於此。

東蘠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東蘠雕胡。張揖曰。東蘠實可食。蓋不明言何物也。按魏書曰。烏桓地宜東蘠。注曰。東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也。廣志曰。東蘠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幷、皆有之。西河語曰。貸我東蘠。償我

田粱。揖豈不知出此

甘脆

似孫昔奉祀攢陵。得牙盤食。有所謂薄餌。狀如薄脆。而甘脆特甚。後閱范汪祠制曰。孟夏祭有甘脆。又盧諶祭法。四時祠用安乾特。束晳餅賦曰。安乾粔籹之倫。當是此類也。

笠雨

沛獻王善京氏易。永平五年。京師少雨。上饗雲臺。自作卦以易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至。上以問輔。輔上書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知雨。雨將至。故蟻爲興。東觀漢記。荆州旱。笠遇坎之比。坎者、水也。子爻爲世。今夜二更。其有甘雨。金樓子。鄧艾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將軍爰邵。邵曰。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不樂。魏志。

舐痔

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舐痔者。得車五乘也。韓子曰。醫善吮人腸。含人血。非有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加也。宋景文公詩。雅言舐痔非長策。却得君王五乘車。蓋有所譏也。

糠

服虔通俗文曰。煮米爲糠。所戟切。食經曰。作糇法。近水則澀。江西有所謂采纜。豈此類也。

鳥禦火

翠山有鳥名鸓。音壘。狀如鵲。色赤黑。兩首四足。可禦火。小華山有鳥名鷺。可以禦火。將遇之山有鳥名鵸。狀如翟而赤喙。可以禦火。緣光山嚴一作巖。水出焉。有鰼鰼之魚。其狀如鵲。可以禦火。崑崙山有木狀如棠。而黃花赤實。其味如李。其核名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不溺。山海經。詩安得沙棠木。刳以爲舟船。

茶

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悅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壺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宏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桐君錄曰。茗有眞香。煎飲令人不眠。以上所論。皆嚴簡極品藻賞錄之妙。非區區茶經茶錄形容所及。爾雅曰。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荈。當是荈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周公云。檟、苦茶。蜀西南謂茶曰蔎。郭宏農云早取爲茶。晚采爲茗。一曰荈蔎。荈、尺兖切。蔎音設。晉杜育有荈賦曰。調神和內。倦解疾念。此八字亦佳。左思嬌女詩。心爲茶荈劇。吹噓對鼎鑊。一作烹。此詩奇古。劇字晉人最好用。所謂劇談劇棋也。

番國矜茶

常魯使西番。烹茶帳中。番人問曰。何爲者。魯曰。滌煩療濁。所謂茶也。番人曰。我此亦有。取以出指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在唐時已爲如此。

諺。此只采古諺耳。人有言曰及語曰皆不錄。說文曰。俗言曰諺。

諺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大學。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孟子。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

之。左傳。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左傳。唯食忘憂。左傳。魏子。衆心成城。衆口鑠金。國語。泠州鳩。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記。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史記。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史記。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史記。得黃金千斤。不如季布一諾。漢書。貂不足。狗尾續。晉書趙王倫傳。死諸葛走生仲達。漢晉春秋。救寒無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梁祚魏國紀王昶。解結理煩。我國陸君。張勃吳錄陸稠。難可狎。李鱗甲。江表傳李藝。得黃金一笥。不如爲柳伯騫所識。江表傳柳琮。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三輔決錄遊殷。人寧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臨海異物志。安家夷。皆好噉猴頭羹。察知淵魚者不祥。智料隱逸者有殃。列子。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列子。堯舜千鍾。孔子百觚。一作瓢。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孔叢子。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子。鳥窮則啄。牛窮則觝。人窮則詐。淮南子。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啞不聾。不能爲公。愼子。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桓譚新論。投鼠忌器。賈誼新書。侏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桓譚新論。魯班雖巧。不能爲乞丐者顏。王朗貧窶語。失晨之鷄。思哺更鳴。魏武遺令。

鑒古物

張安世給事尚書。上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尚書令。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王冢。得古文竹書。武帝付祕書詳校。時束晳任著作郎。得竹書隨義注解。皆有識證。周平蜀還。得樂器。皆莫之識。太常少卿斛斯澂直陵切。見之曰。此錞于也。人弗之信。澂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莖捋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澂取以合樂焉。三國典略。陸澄字彥淵。爲博

士。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底平可容七八勝。一作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一作復。匿。單于與蘇武。子良又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說。　襄陽有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照書。後人又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蕭子顯齊書。

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內。時三公在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　江北有發古冢。獲石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無能識者。河東賈潤字希鏡見云。此司馬越女。嫁爲荀晞子婦。驗之果然。　後漢廣平王弟。掘得古玉印。勑詔祖瑩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玉。太康中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　梁劉顯字嗣芳。沛國人。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無逸篇。昉驗周書。果如其言。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閏法月數。今闕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詔求之。如其言。又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元行冲云。此阮咸所造。國朝傳記。

詩卜筮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定之方中。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氓。君一作民。曰卜爾。萬壽無疆。天保。卜筮偕止。會言近止。杕杜。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緜。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文王有聲。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小宛。緜之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鄭皆以契爲開。非也。契者合也。古者卜人令龜已遂。預取吉兆。以墨畫其上。然後灼之。灼文適順其墨。是爲食墨。食墨者吉其兆。不應墨。則云不食。不食則龜不從也。洛誥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龜所食者。畫洛之兆而河朔黎水之兆不食也。古公亶父之改居。經始而謀度之。未敢以爲可居也。以墨令龜。而兆與墨同。故曰契。言人謀與龜相合也。公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

書卜筮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謨。龜從筮從。洪範。乃卜三龜。一習吉。金縢。遺我大寶龜。朕卜并吉。大誥。伻來以圖及獻卜。洛誥。

春秋卜筮

楚伐鄖。一作鄭。莫敖曰。請卜之。鬬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一作鄭。師。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偃卜之。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衛遷於帝邱。卜曰三百年。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齊侯戒師期而有疾。惠伯令龜。卜楚邱占之。龜卜有咎。公薨。楚子圍鄭。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鄭皇耳帥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晉侯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鄭石奠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子之曰克。楚人執吳諜。由欲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楚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卜尹。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　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　衞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　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卒於城父。　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　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史趙史墨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六經中無有不言龜筮者。其用大矣。記曰。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又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卜筮不相襲。夫天子立國。大事必卜。而況諸侯乎。而況卿大夫乎。去古既遠。專門寖廢。歷算醫卜之流。往往無所著見。嗚呼。

漢官

隨筆載漢有行寃獄使者。張敞殺絮舜。美俗使者。何並代嚴翊。河隄使者。王延世塞決河。直指使者。暴勝之。皆不書於百官表。因事乃見者。按漢史又有監北軍使者。武帝。都水使者。武帝。稻田使者。元帝教民趨時急務。出氾勝之書。護羌使者。成帝。併錄之。

壓角

唐兩省官上事。皆宰相親送之。上事官設牀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坐於西隅。謂之壓角。不知何義。亦不知所從起。按唐裴坦傳。令狐綯薦坦爲知制誥。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咈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出。

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設紫褥於廷。面北拜廳角。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宋莒公作掖垣叢誌。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爲是。又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曰。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面南而坐。判案三道。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互相承。實乖禮敬。何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由此觀之。不獨中書舍人。凡兩省官禮上宰相皆壓角也。至五代馮道爲宰相判狀尾罷之。應自此閣長立東北隅。猶謂之壓角。如宋次道所記也。又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五年三月。勑中書門下五品以上。於兩省上事宰相。壓角之禮宜廢。此禮今不復存。惟中書舍人上事曰。設氈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閣老一人。別設褥位立于東北隅。候上事官拜畢。則相與揖而升階。亦謂之壓角。蓋有餘風也。吳正憲詩。壓角舊儀煩閣老。濡毫逋債費公移。宋次道詩。聖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壓角失前規。

緯略卷五

黃銀

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顧謂元齡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政。今日所賜獨見公。因泫然流涕。程氏繁露。以爲黃銀者。果何物。鍮石屬。其殆鍮石也。余考之。若以鍮爲帶而賜大臣。何足貴者。　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當是瑞物。　北史。辛公義爲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麥。獨無所損。山產黃銀。獲之以獻。益知其爲異物。　又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王羲之黃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黃銀爲鍮。是恐不然。　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鍮石帶入膀。唐固自有鍮帶也。　又按唐愼微證類本草載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黃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　唐日華子論曰。銀凡十七品。水銀銀白錫銀、曾青銀、土碌銀、生鐵銀、生銅銀、硫黃銀、砒霜銀、雄黃銀、雌黃銀、鍮石銀。惟有至藥銀、山澤銀、草砂銀、丹砂銀、黑鉛銀五者爲眞。餘則假也。本草曰。丹砂、雄黃、雌黃、皆殺精魅。所謂黃銀者。非丹砂銀。卽雌黃雄黃銀也。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曰黃銀。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衞長史蘇恭撰唐本草。其中稱黃銀作器。辟惡。益知黃銀爲瑞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鈔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上石則正白。此說尤分明。

玉剛卯

陳簡齋以玉剛卯壽向鄉林詩曰。仲冬吉日。風穆氣休。我出剛卯。以壽元侯。祝融之玉。奠此離方。元侯佩之。如玉之剛。攘蠲厲凶。以迪明王。南門不鍵。有室剛強。三肅元侯。既贈既禱。曷以報我。當以剛卯。卯、佩印也。其製外方內圓。以正月卯日。作銘刻于上以辟邪厲。詳見王莽傳。及後漢輿服志。簡齋詩十六句。每句四字。皆如剛卯之銘。銘之文曰。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癘癉。莫我敢當。說文殳類釋殺曰。殺、改、大剛卯也。以逐精鬼。從殳亥聲。已類釋改曰。殺、改、大剛卯。以逐鬼魅也。音義。如魅。從支已聲。讀若己。然則一名而異製也。

金鋪

通俗文曰。門首飾謂之鋪首。風俗通曰。門戶鋪首。揚雄甘泉賦曰。排玉戶而揚金鋪兮。發蘭蕙與芎藭是也。說文曰。門扇鐶謂之鋪首。李尤平樂觀賦曰。過洞房之輔闥。歷金鐶之華鋪是也。通俗文又引百家書曰。輸般見水上蠡謂之曰。開汝頭。見汝形。蠡適出其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開。設之門戶。欲使閉藏如此固密也。義訓曰。門飾金謂之鋪。鋪謂之鏂。音歐。今俗謂浮漚釘者也。劉孝威詩。金鋪玉鏁琉璃扉。花鈿寶鏡織成衣。江總詩。兔影脈脈照金鋪。虬水滴滴瀉玉壺。沈佺期詩。梅樓翠幌教春住。舞閣金鋪借日懸。

鼻金

異物志曰。狼唬民與漢人交關。常夜市。以鼻鼻金。知其美惡。王建詩。生金有氣尋還遠。仙藥成窠見即移。金若有氣。誠可鼻矣。　贊寧物類相感志曰。山石盛夏必汗出。赤黃者金汗。白辛者銀汗。　地鏡圖曰。凡

觀金玉寶劍。皆以辛日平旦。或黃昏夜半觀之。物類相感志又曰。嗅金獸生瀛洲山。狀如麒麟。不食惡卉。不飲濁水。嗅石知有金玉。砍開則金璞燦然可用。獸尙有嗅金者。而況人乎。

瑟瑟

程氏繁露。援唐語林盧昂主福建鹽鐵。有瑟瑟枕大如斗。憲宗詔估其直。曰至寶無價。或云美石非瑟瑟。今世所傳瑟瑟。或皆鍊石爲之也。　按明皇雜錄。上於華淸宮置長湯數十間屋。以銀鏤漆船。飾以珠玉。又於湯中壘瑟瑟。其言壘者。當是珠類。非石也。　又按虢國夫人奪韋氏宅。造中堂。旣成。召匠圬墁。授三百萬償其直。復賞以金杯二。瑟瑟三斗。其以斗計。爲珠明矣。　物類相感志曰。唐懿宗賜公主瑟瑟幕。紋如碧絲。貫以眞珠。則是珠類尤明矣。杜詩。石笋行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愰惚難明論。注曰。兩過人多得瑟瑟。　按博雅曰。瑟瑟、碧珠也。　杜陽雜編曰。瑟瑟幕。　寰宇記曰。瑟瑟窟。在陝州平陸。　陳陶詩。瑟瑟盤輕促世珠。黃泥局瀉流年箭。　孫何上王翰林詩。猩猩箋寫宮詞濕。瑟瑟函盛手詔香。益知其爲珠類也。　宋景文公詩。踏溪分藕養新荷。鈿蓋斜臨瑟瑟波。又言其色之美也。

藻井

西都賦曰。蔕一作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　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注曰。疏、布也。以板爲井形。飾以丹靑如綺也。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曰。圓折方井。交植荷蕖。綠房紫葩。一作葯。咄咤垂珠。　左思魏都賦曰。綺井列疏以懸蔕。華蓮重葩以倒披。　曹植七啓曰。綺井含葩。金璧玉箱。顏延之七繹曰。木寫雲氣。

土祕椒房。既挺天而倒井。又斲圓而鏤方。古人形容木工。必言藻井者若此。　風俗通曰。殿堂象東井形。刻作荷菱水物。所以厭火也。　沈存中筆談曰。屋上覆橑。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墳中謂之鬬八。吳人謂之罳項頂。唯宮室祠觀謂之藻井。卽天花板也。

雁塔

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貞觀十二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寺於故基。以慈恩爲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塔在長安朱雀街東第二街。自北次南。第十五坊。南臨黃渠。木竹陰翳。最於京師。沈佺期詩。雁塔丹青古。龍池歲月深。卽此。　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故裒其餘字。鐫之石。凡十卷。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遊觀留題耳。劉公嘉話曰。慈恩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遊寺中。題其姓名於塔下。遂爲故事。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肇初及第。題名於此。李肇國史補曰。進士既捷。列名于寺。謂之題名。本朝進士題名。皆刻名於相國興國兩寺。蓋效慈恩也。

璜

傅元歌詩曰。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璜。此學四愁體也。　楚辭曰。璜臺十成。誰可極焉。王逸注曰。璜、石次玉也。然周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杜預注曰。璜、美玉名。　按周官以元璜禮北方。則璜之色元矣。　說文以璜爲半璧。呂望父釣磻谿之涯。得玉璜。當是古人服用之遺也。　宋向魋出奔。衛公

父文伯攻之。求夏后之璜。與之他玉而奔齊。則夏璜固在衛矣。文中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類。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者、假也。）

辟邪研匣

古銅水滴色如漆。狀極精古舊物也。頭有兩角口銜匣。　按孟康曰。桃枝一名符枝。似鹿長尾一角者爲天祿。兩角者爲辟邪。此爲辟邪也。　沈文通集有天祿研匣詩。張君贈我古研滴。四脚爬沙角如戟。肉翼絡髀老獸姿。世不能名眼未識。我知此爲天祿兒。口銜一寸黃金匣。蟾蜍嚼月兩吻坼。天鯨胸穴雙泉飛。玉聲琮琤珠迸落。影射巖石光瀲灩。未央書殿立髣髴（一作髣髴。）曾見揚雄老投閣。子孫晚出中平間。渴烏翻車灑平洛。宗資墓口臥露霜。頭角頓挫仍騰獲。爾來拂拭傍几案。眉唯睢盱苔蘚剝。形模不入世俗用。疑付大手傳糟粕。未能點綴清廟頌。開闢大易摛春秋。就令（本文闕。）末勢猶足爲遷彪。物無貴賤繫所用。千金乞我直暗投。圖書散落愈闕下。晚歲惟有鹽鹽謀。學注蟲魚問老圃。無乃塌颯爲匣羞。

養和

程氏繁露。載李泌訪隱選異。采怪木。蟠枝以隱背。號曰養和。人至于今效之。余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毗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且曰有桐廬養和一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壽木拳數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虺節。用恐被蛇瘤。置合月觀內。買須雲肆頭。料君攜去處。烟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觀逋客。兼能助五禽。倚肩滄海望。鉤膝白雲唫。不是逍遙侶。誰

知物外心。

太元經

先儒注太元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蓋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元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以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爲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宜若不相應。子雲本意。以爲其半不可合也。故踦贊贏贊以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數也。莽之僭竊。迺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贏贊之下。注以爲水火之閏。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謂此。

書訛

王嘉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詞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佚欲。但當慎懼以理萬事之幾也。敖音傲。今尚書作無教逸欲有邦。教字是訛寫。作敖字爲曉然矣。書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所以易訛也。劉貢父曰。武成一篇簡册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迺接以偃武修文云。

易文言

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左傳曰。元者、體之長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左傳曰。嘉德足以合禮。善之與體。會之與德。其字不同。其義則別。易之文言。以爲孔子所作。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史作此筮。乃襄公九年。

二語蓋在孔子之先也。

十五國風一

十五國風。獨無宋魯。或曰孔子之先、宋人也。魯、父母之邦也。爲尊者諱。親者諱。不列二國於變風之次。且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是年孔子生八歲。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周南。下至曹風。凡十五國。正與今之詩一同。未嘗有宋魯也。宋魯不在變風之列。其來久矣。自周南至於齊八國。與今之次序同。自豳風至曹風七國。與今之次序異。蓋當時魯國之序如此。熟考史記、左氏。可以言詩矣。

十五國風二

十五國風次序。或曰。王黍離在邶鄘衞之後。天子安得居諸侯後。蓋存二代之後也。周滅商。分其畿內爲三國。邶、鄘、衞也。紂城以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衞。故以封紂子武庚也。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商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故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衞詩十篇。共三十九篇。皆衞詩也。序詩曰。以其地本商之畿。故在於王黍離上。列爲三國。而不獨謂之衞也。

嘯

嘯十五章。一曰權輿。嘯之始也。二曰流雲。三曰深溪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唫。十曰動地。十一曰蘇門。孫登隱蘇門山所作也。十二曰劉公命鬼。仙人劉根所作也。十三曰阮氏逸韻。阮籍所作也。十四曰正章。深遠極大非常聲也。十五曰畢音。五音之畢。而大道

畢矣。異苑又炎戰子。晉成公綏嘯賦曰。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元奧。邈跨俗而遺身。迺慷慨而長嘯。逍遙攜手踟躕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烟起。協黃宮于清角。雜商羽于流徵。飄游雲于太清。集長風乎萬里。諒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可擬。　阮籍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蕭然曾不經聽。籍迺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迺逌爾而咲。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　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謝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彷彿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神契之音。既不俟多瞻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元默爲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崧答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詞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性之清泠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詩曰。其嘯也歌。袁崧所用嘯歌。迺詩中字也。雜字解詁曰。嘯、吹聲也。說文曰。嘯、吟也。

載事物之法

書顧命。狄設黼扆綴衣。狄、下士。扆、屏風畫爲斧文。置戶牖間。復設幄帳。象平生所爲。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挑竹枝。白黑雜綴緣之華。采色。華玉以飾愆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西廂謂之序。底、簟萍。綴、雜采。有文之貝飾几。此日夕聽事之坐。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豐、莞。采色爲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西夾南向。敷重筍席元紛純。漆仍几。西廂夾室之前。筍、篔竹。元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越玉五重。陳寶。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又陳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宏璧琬琰在西序。寶刀、赤刀節。大

訓、虞書典謨．大璧琬琰之珪爲二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三玉、爲三重．夷、常也．球、雍州所貢．河圖．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與典謨皆歷代寶傳之．

允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允國所爲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西房、西夾在東．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爲皆中法．故亦傳寶之．東房．東廂夾室．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大輅象．綴輅金．面前階南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象．次輅木．金玉象皆以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路寢門之內．左右塾前北面．凡所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華國之事．所以重顧命．

二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輅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分康叔以大輅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

玉窪

俗說曰．毛泰買一玉窪八十八萬．玉窪二字奇甚．當是酒器也．古人詩中及酒器者．如曹植詩．玉樽列廣庭．又樂飲過三爵．沈約詩．玉罍信湛湛．又金缾汎羽巵．許渾詩．晚促離筵醉玉缸．伊州一曲淚雙雙．

後漢辛延年詩。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　李賀詩。玉罌汲水桐花井。絲蒨沈水如雲影。　王建詩。月似圓來色漸凝。玉盆盛水欲侵稜。以上所用。皆以玉爲皿者。皆不及玉窪二字。殊未經用也。

佛鉢

西域諸國志曰。佛鉢在乾陁越國。青玉也。受三升許。彼國寶之。供養乞願。終日花香。不滿則如言也。滿亦如言也。皮日休有佛鉢詩。帝青玉作綠冰姿。佛律云。此鉢、帝青玉石也。四天王所獻也。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麥麨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斜風應不等閒吹。陸龜蒙詩。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至今鉢緣有四重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靜堪降白耳龍。從此寶函香裏見。不煩西去詣靈峯。皮日休詩序曰。按釋法顯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陁衞竟。若千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千百年至于闐國。若千百年留至屈茨國。若千百年復來漢地。晉建興二年。二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於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爲臼類。乃輩用之焉。俄有佛像見於外漁者始以爲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迺以鉢供之。迄今尙存。

紫團參　參花蜜。

皮日休謝友人惠人參詩。神草延年出道家。神草別名。是誰披露記三椏。開時的定涵雲液。斷後還應帶石花。名士寄來消酒渴。野人煎處撇泉華。從今湯劑如相續。不用金山焙上茶。陸龜蒙和之曰。五葉初成椵

樹陰紫團峯外卽雞林名參鬼蓋須難見材視人形不可尋品第已聞升碧簡攜持應合重黃金殷勤潤取相如肺封禪書成動帝心紫團乃山名今人以人參有紫暈者爲佳殊不然也沈氏筆談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又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有之贈公數兩公不受其曰紫團山者是矣王績詩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花蜜參花蜜三字甚生參花人所未識溫庭筠詩松刺梳空石差齒香風軟透人參藥用參藥字益奇

蟹斷

陸龜蒙蟹志曰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南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四字皆奇　吳都記曰江濱漁者插竹繩編之以取魚謂之扈業亦是類也孟浩然詩鳥泊襄陽雁魚藏縮項鯿又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又云土毛無縞紵鄉味有槎頭　杜詩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耆舊無新語漫寄槎頭縮項鯿按杜田作杜詩補遺正檮曰槎頭一說爲襄陽郡地名一說爲釣磯上枯木曾緯曰非也爾雅曰檮謂之涔檮音滲孫炎釋曰積柴木水中養魚檮爲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然也　宋景文公詩煙原射雉樂春檮養魚肥蓋用檮字又按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曰漢水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　宋張敬兒爲刺史作六櫓船置獻齊高帝曰槎頭縮項鯿一千八百頭以槎斷水者卽龜蒙所謂斷也

賦句相埒

丹甑玉燭。蓂莢芝房。唐人慶雲抱日賦。失姓名。銀甕金船。山車澤馬。庾信賦。秦雲動色。渭水躍波。喬潭裴將軍舞劍賦。洞庭安波。楚山霽色。錢起洞庭張樂賦。下語有此相埒者。溫庭筠湖陰曲曰。吳波不動楚山晚。花壓闌干春晝長。以賦中八字之意。爲詩一句。尤爲警拔。

芍藥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曰。芍藥、香草也。陸璣詩義疏曰。今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穎達亦曰。未審何草。皆非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于婦人。是猶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及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溫。亦宜于婦人。應劭漢官儀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溫煖也。緗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爲男淫女也。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以爲女淫男也。以爲頗得詩人深意。　左傳申叔展曰。有山�蘄乎。杜預曰。芎藭所以禦濕。說文曰。芎藭。香草。藥品各有種類。豈可但曰香草也。晉傅統芍藥花頌曰。惟昔風人。抗茲榮華。蓋言花也。　宋王徽芍藥花賦曰。惟神區之麗草兮。憑厚德而挺授。用麗草二字甚勝。虞繁蜀葵賦曰。惟茲珍草。懷芬吐芳。梁王筠蜀葵賦曰。惟此奇草。遷花西道。傅咸芸香賦曰。攜昵友以逍遙兮。覽偉草之敷英。傅元宜男花賦曰。猗猗令草。生于中方。古人好奇。用字不肯蹈襲如此。令草二字。出楚辭也。

三焦

彭山有隱者通古醫術。與世諸醫所用法不同。單驤從之學。盡得其術。遂有醫名于世。治平中。予與驤遇

廣都論古今醫術同異。驤旣言其略。復歎曰。古人論五臟六腑。其說有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誰信者。古說左腎。其腑膀胱。右腎命門。其腑三焦。女人以繫包。以理推之。當如膀胱有形質可見。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臟無形。不亦大謬乎。蓋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繫。若無其形。尙何以藏繫哉。其所以謂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體中。有上中下之異。方人心湛然。慾念不起。則精氣散在三焦。華榮百骸。及其慾念一起。心火熾然。翕撮三焦精氣入命門之腑。輸瀉而去。故號此腑爲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謬而不悟。可爲長太息也。余甚異其說。後爲徐州從事。有一舉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壻也。少嘗學醫。療病有精思。予爲道驤之言。遁喜曰。齊嘗大饑。羣丐相臠割而食之。有一人皮肉盡而骨脈全者。遁以學醫故。往觀其五臟。見右腎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與膀胱相對。有二白脈自其中出。夾脊而上貫腦。意此卽導引家所謂夾脊雙關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爲三焦也。單君之言。與所見懸合。可以正古人之謬矣。川龍志略。

按漢白虎通情性篇曰。六府者何謂也。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膀胱常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之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據此則三焦有形矣。

位絕席

張禹遷太傅。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司馬彪續漢書。

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侯絕席。東觀漢記。

鄧鴻

爲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席。　章帝以城門校尉馬防爲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席。漢雜事。　絕席之禮，漢世最以爲重也。

諱

太史公父名談。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談作趙同。范昱父名泰。後漢書無泰字。郭泰鄭泰皆作太字。季翔父名楚金。故爲文皆以金爲鎰。韓愈爲李賀作諱辯。特言言在不稱徵之說。故愈父仲卿未嘗諱焉。曹志植之子奏議曰。幹植不強。不諱植字也。

帶甲百萬

蘇秦說燕。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　張儀說韓王曰。秦帶甲百餘萬。戰國策。　江乙對楚宣曰。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　蘇秦南說楚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汾陰郇陽。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春秋後語。　吳趙咨使魏。文帝問咨。吳拒魏難否。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晉王戎謂齊王冏曰。今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古者捭闔之士。言富國強兵者。必曰當帶甲百萬。事率類此。

緯略卷六

和香方

范昱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于外國。無取于中道。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迺當彌增于尤疾也。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庾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山谷香偈。我讀蔚宗傳。風流不減二班者此也。　梁武帝祀地用和香。杜佑注。以地與人近。宜加雜馥。雜馥卽和香。然則和香非始于梁也。

何遜詩。月暎九微火。風吹百和香。　華嚴經曰。鬻香長者善調香。調香二字尤佳。　李賀詩。練香薰宋鵲。尋箭踏盧龍。練香二字更好也。

竊香

郭子曰。陳騫以韓壽爲掾。每會聞壽有異香。香迺外國所貢。一著衣。歷日不歇。騫計武帝唯賜己及賈充。他家理無此香。嫌壽與女通。問之左右。婢以實對。騫乃以女妻壽。晉書但云賈充女竊香耳。此乃曰陳騫何耶。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盧珣詩。燃香望韓壽。磨鏡待秦嘉。　薛道衡詩。月暎班姬扇。風飄韓壽香。蓋用韓壽耳。

香物 周禮名物。

夢書曰。夢得香物。婦人歸也。香物二字。未有人用。周禮專是言物。曰珍用八物。薦脩之物。肉物。膳羞之物。三酒之物。醯物。絲纊組文之物。動物。植物。毛物。魚物。鱗物。魚物二字出獻人。膏物。羽物。毈物。介物。筴物。蠃物。叢物。十二壤之物。鄉三物。馬牛之物。牲物。器物。蓄聚之物。米粟之物。九穀之物。米物。六齍之名物。雞牲之物。玉璃玉器之名物。衣服之名物。六龜之名物。五雲之物。旗物。五路之物。馬量之三物。戈盾之物。弓弩矢名物。山林之物。川澤之物。金玉錫石丹青之物。牲物。蠹物。然海物惟錯。禹貢言之。

好香

秦嘉荅婦徐淑書曰。好香四種各一斤。可以去穢。淑荅書曰。未侍帷帳。則芬芳不設。如杜詩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但用妙香耳。好香二字。未經人用也。聞妙香二字。出維摩經。坐香樹下。聞斯妙香。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爇嬰香等。品多名異。蓋令種之類也。

奔月

黃庭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隣善相保。梁邱子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隣奔月之仙。七聖紀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隣月精也。歸藏經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姮娥竊而奔月。注曰。姮娥羿妻。羿從西王母請不死之藥。姮娥服之得仙。奔月爲月精。大洞雌一篇曰。日華玉堂。仙母金丹。在其內奔。日月二景。隱文曰。西元山下洞臺中。有鬱儀結

隣。經太上元宮。高上臺阪。一作及。蓬萊府北室。金琅玉璧。刻此益備。九眞中經曰。奔日月之道。太上太淸。列九皇四司眞人之所寶祕。元元君之玉章也。自非有金英玉名。及東華紫字。皆不得聞見此。鬱儀奔日。結隣奔月。章表彖詩。長引逐淸風。高歌送奔月。

石流丹

神仙列傳曰。許由巢父。服箕山石流丹。　抱朴子曰。石流丹者。山之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　神農經曰。石英有五色者。石脂有五色者。流石有黃青白三色。今藥中流石用黃。石英用紫。　庾闡詩。朝采石英礀。左夕翳瓊芝巖下。此言石英耳。　皮日休詩。樣如金蹙小能輕。微潤將融紫石英。此乃言紫石英也。石脂用赤白。他色少用也。　姚合詩。石脂稀勝乳。玉粉細如塵。

龍門三秦記曰。龍門。一名河津。兩岸有山。魚不得上。上卽化爲龍。

李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晉王衍善元言。唯談莊老。爲事理有所不安。卽改更。朝野翕然。爲一代龍門。　陸倕與任昉俱爲竟陵王西邸之客。及昉爲憲司。簪裾輻輳。預宴者號曰龍門之遊。　袁昂在朝。謇諤。號曰宗臣。雅有倫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曰登龍門。

八蠶

左思吳都賦曰。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李善注曰。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繭。蠶出日南。按吳錄曰。南鄉郡一歲蠶八績。　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正用此事。海物異名記曰。八蠶綿者。八蠶共爲一大

繭.

蠶理

孫卿蠶賦曰.蠶食桑而吐絲.先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疾濕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是謂蠶理. 氾勝之書曰.衞尉上蠶法.以農事人不可忽略.故衞尉勸之.蠶法二字尤佳. 陸龜蒙蠶賦曰.荀卿子有蠶賦.楊泉亦有之.皆言蠶有功于世.不斥其禍于民也.余激而賦.古民之衣.或羽或皮.夫蠶之生.繭厚絲美.機杼經緯.鸞鳳葩卉.官誕益嗜.盡取後已.伐桑滅蠶.民不凍死.

輞川圖

朱景元畫斷曰.王維畫山水.松石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京師西塔院有輞川圖.山谷鬱盤.雲水飛動. 山谷詩.丹青出右轄.詩句妙九州.物外常獨往.人間無所求.袖手南山雨.輞川桑柘秋.胸中有佳處.涇渭看同流.此詩足以氣吞右轄筆墨.今所見者摹本.不足道也.余與徐淵子同點檢南宮.出右丞捕魚圖一卷.如無咎公所題者.余曰此善摹者爲之.徐不以爲然.一日得一卷.僅存三分之一.徐圖葭葦之外.意其爲水耳.此特波濤浩瀰.水痕浪迹.一一畢具.人物尤精絕.淵子必欲易之.余有難色.已而又有一卷.題曰摩詰寒江釣雪.上施祕閣之印.此迺淳化以前.未更祕書省印篆也.畫筆奇古.全不類世間所見山水圖也.

秦太虛云.予爲汝南學官.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輞川圖視余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卽使二兒從旁引之.閱于枕上.恍然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

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汴。躡槐陌。窺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履。碁奕茗飲。或賦詩。自忘其身之匏繫于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萬年觴

兒寬傳曰。兒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班超曰。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 元和十四年。齊魯初平。宴羣臣。裴度舉觴跪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願同上千萬歲壽。上執酒爲飲之。 江漢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此漢唐奉觴所自也。

方響

禮圖曰。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磬而不設。倚架上以代鐘聲。人間用者。纔三四寸。樂府雜錄曰。胡部無方響。緣聲直拔。不應諸調。太宗內庫。別收鐵方響一片。應二十八調。箏只有宮商羽角四調。臨時移柱。應二十八調。唐興慶宮龍池波湧。得古鐵一片。擊之乃宮架蕤賓鐵。此卽方響也。

雜俎曰。蜀將皇甫直能別音律。好彈琵琶。元和中製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直甚怪。因易絃再三奏之。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黃鐘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絃于池上。頃之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明旦率力竭池。池下獲古鐵一片。扣之迺方響蕤賓鐵也。

唐咸通中。有吳縯打方響。其妙超羣。本李太尉家樂人也。唐李沈方響歌。十六葉中侵索光。寒玲震月雜珮璫。雲和不覺罷餘怨。蓮峯一夜啼琴姜。急節寫商商恨促。秦愁越調逡巡足。夢入仙樓憂殘曲。飛霜稜稜上秋玉。奇絕之辭。牛嗣亦有方響歌曰。長短參差十六片。敲擊宮商無不遍。筆力全不及。

賜古物

太祖以素屏風憑几賜毛玠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所宜之物。魏志。孔靈彥不仕。太祖以白毛扇素几遺之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贈古人之物。吳均齊春秋。何點不仕。豫章王命駕造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識。遺點嵇康酒杯、徐景山酒鐺以通意。傅昭字茂達。爲中書舍人。身安麤糲。高祖賜漆合燭盤等物。勑曰。卿有古人之風。賜卿古人之物。梁典。劉杳字士深。爲步兵校尉。東宮通事舍人。昭明謂之曰。酒是卿之所好。而居酒廚之職。太子有瓠瓢食器。以用錫焉。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古人之物。梁典。

琛版

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記善刺過。今之版以象焉。笏用象板甚佳。劉義恭啓事曰。珍冠飭首。琛版宜躬。用琛版益奇。

累代文集

東晉丞相王導。導子洽。洽子珣。珣子曇首。曇首子僧綽。僧綽子仲寶。仲寶子成元。成元子規。規子褒。九代

並有文集。路敬淳卓絕譜。晉太傅謝安生琰。琰子昆。三代爲僕射。並有文集。宋光祿大夫謝莊。莊子朏。朏子瀹。瀹子覽。覽孫溫六代五人。皆爲吏部尚書。並有文集。魏譙郡太守江蕤。蕤孫統。統子彪。彪子顗。顗子夷。夷子湛。湛孫斆。斆子清。清子紛。紛子聰。九代有文集。而史有謂七葉之中。人人有集者。此也。

累代列傳

東晉始興公王導。九世有列傳。河東裴氏。自魏、晉、宋、齊、梁、陳、隋、後魏、北齊、周十代。皆有列傳。魏有潛。晉有秀、頠、楷、宋有松之。齊有昇業、昭明。梁有子野、邃。陳有忌。後魏有駿、升、景、延、雋、敬憲、伯茂。北齊有讓之。周有舉、長寬、俠、杲。隋有蘊、肅之。

諸子各習一藝

鄧禹十三子各習一藝。晉劉殷字長盛。七子各授一經。一子太史公、漢書。一門之中。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青陸

易通統圖曰。日行東方青道曰青陸。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陸。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陸。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陸。唯東方以色言耳。續漢書律歷志曰。日行東陸謂之春。卻曰東陸也。歷法各有黃赤二道。日有九道。此皆強名而已。非實有也。亦曰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出。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北。謂之黑道。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可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圓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也。宋景文公

會用青陸二字。

冰魚

晉王祥後母朱氏。王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常欲得生魚。時寒冰凍結。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晉陽秋曰。祥母患疾。盛寒冰凍。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一處冰小解。魚出。陽秋之敘事如此。辭精事覈。今併錄于此。王延西河人。繼母卞氏。盛冬思魚勑延求而不獲。延尋汾叩冰而哭。得一魚。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曾存之詩。椎冰小鯉應堪鱠。掃岸疎梅未放花。蓋用王祥事。李商隱詩。魚因感姜出。鶴爲弔陶來。卻用姜詩事。姜詩事母孝。母好飲江水。兒汲水溺死。其妻恐母知之。詐云行學。歲作衣投江中。俄而泉出舍側。味如江水。并且出鯉魚一雙。

懷果

殷輝字子倫。汝南人。每得甘果。持歸進其母。黃昌字聖眞。會稽人。得珍玩可食之物。歸以進母。並謝承後漢書。陳徐孝克事所生母彌盡。每侍宴無所噉。高祖審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覘之。見取珍果。內于懷袖。還以遺母。斌白高祖。嘆嗟。令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以餉其母。孟宗。江夏人。遷吳令。時制不得將家行。每得時味。必以寄母。干寶晉記。如此等事。不止懷橘也。張祐詩。懷中陸績橘。江上伍胥濤。錢起詩。節下趨庭出。秋來懷橘情。二詩皆用陸氏事。

坤王兌相

五行休王論曰。立秋。坤王兌相。乾胎坎沒。艮死震囚。巽廢離休。

魚負冰

易通卦驗曰。大雪魚負冰。鄭元曰。魚負冰。上近冰也。負冰、言解蟄也。夏小正曰。魚陟負冰。陟、升也。　張嘉貞詩。河魚未上凍。江蟄已聞雷。　武三思詩。凍解魚方戲。風暄鳥欲啼。

冬至

孝經說曰。斗指子爲冬至。至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行南至。故謂爲至。歷義疏曰。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太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生于太陽。太陽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以其一陽復生。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于巽維東南角。極之于此。故曰冬至。

豹尾

成帝大幸趙昭儀。每上甘泉宮。嘗從在屬車豹尾中。揚子雲甘泉宮賦曰。珍臺閒館。璇題玉英。蜎蜎蠖濩之中。唯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思。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考兮。屏玉女而卻宓妃。皆譏帝也。可謂制作之妙矣。　蔡邕獨斷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已前比省中。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象君子豹變。言尾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焉。　江南錄曰。古諸侯二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　李商隱詩。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正用此。　費昺詩。一辭豹尾內。長別屬車垂。　權德輿詩。豹尾從風直。鸞旗

暎日飜。宋莒公詩。新陪豹尾乘。便襲虎頭囊。

河冰合

漢世祖至下曲陽傳云。王郎兵至。從者恐。及至滹沱河。水流無船可濟。官屬大懼。世祖令王霸往視。還曰冰堅可渡。世祖遂前。比至河。河冰合矣。

獨孤及漢光武渡滹沱河冰合賦曰。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爲敵所迫。當冰不堅。及軍裝隱轔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意者欲定神器於茲日。彰至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爲峩峩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迎風而破浪。

慕容德正月渡黎陽津。漢澌冰合。鄴令韓軌言於德曰。光武渡滹沱河。冰自合。大王濟黎陽津。橋自成。德大悅。改黎陽津爲天津橋。燕錄。　石勒逆戰劉曜於洛陽。從大河南濟。時凍合軍至而河冰自泮。舟檝無闕。遂生擒曜。謂是神靈相助。改名靈昌津。石勒迺以河泮而策勳也。

日觀

漢封禪儀曰。泰山東南有山名日觀。雞一鳴時。見日始出。長三尺。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泰山記曰。周觀者望見鎬。黃河去嶺三百餘里。望見如帶。　應劭漢官儀曰。泰山東南名曰日觀。雞鳴時見日。丁春澤日觀賦曰。昔者帝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巡狩應其春仲。莫不登茲

絕頂。遐燭大明。思煦嫗之義。窮造化之精。以爲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之設險。俾萬國之來寧。　又唐人日觀賦曰。泰嶽東南。峯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埋玉兎。動霄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迥出。　梁李鏡遠詩。始臨東嶽觀。俄升若木枝。

朮序

皮日休詩。白月半窗抄朮序。清泉一器授芝圖。殊不曉朮序所出。後讀道藏仙經。有載紫微夫人撰朮序。其略曰。吾察草木之勝負。益於己者。不及朮之多驗乎。所以長生久視。遠而更靈。非謂諸物減于朮也。以朮之用。今之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餌。夫道有內足者。猶畏外事之禍。有外足者。亦或中崩之弊。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朮者。比肩五嶽。今撰朮數方。以傳好尚。此服朮之法也。梁庾肩吾有荅陶隱居賚朮煎啓曰。木榮火謝。盡采擷之難。啓旦移申。窮淋漉之劑。故能競爽雲珠。爭奇水玉。此妙于餌朮者。列仙傳載涓子餌朮。陳子皇餌朮。南陽文氏食朮。皆得法者也。

日休之言。朮序迺深得乎服餌之法。其詩又曰。多攜白朮鍤。愛買紫泉缸。又曰。倚杉閒把易。燒朮靜論元。又曰。白石靜敲蒸朮火。清泉閒洗種花泥。又曰。度日竹書千萬字。經冬煎朮兩三缸。皆言朮也。

花信麥信

徐鍇歲時記曰。三月花開。名花信風。　東皐雜錄曰。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番風信。　呂氏春秋曰。春之德風。風不信則花不成。　晏元獻公詩。春寒欲盡復未盡。二十四番花信風。　崔德符詩亦曰。清

明烟火尙闌珊。花信風來第幾番。　徐師川詩。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尹遷詩。曉雨催花信。春衣汚酒痕。　張濂詩。春容將變臘。暖信已驚花。皆言花信也。　皮日休詩。潮期暗動庭泉碧。梅信微侵地障紅。　李昭玘詩。凍雲欲雪雁聲過。臘酒正香梅信來。則言梅信也。　王履道詩。桃花春有信。結子徧昭陽。則言桃信也。　國史補曰。江淮船泝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有麥信。　沈存中筆談石淙詩序曰。屏梅氣而蕩燠。淸麥候而含涼者。麥信也。筆談又曰。北方有白雁。似雁而小。色白。秋深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杜甫詩。故國霜前白雁來。

漢九州

漢光武省郡國四百餘所爲十三州。部司隸理河南。今洛陽。豫州理譙。今亳州。兗州理昌邑。今兗州金鄉縣。徐州理郯。今泗州下邳縣。青州理臨淄。今青州。涼州理隴。今秦州隴城縣。并州理晉陽。今太原府。冀州理鄗。今趙州高邑縣。幽州理薊。今幽州薊縣。揚州理歷陽。今州。荊州理長壽。今朗州武陵縣。交州理廣信。今梧州蒼梧縣。益州理廣漢。至于漢末。加置郡國百有五。凡縣千一百八十。東有樂浪郡。西有燉煌郡。北有雁門郡。西南有永昌郡。廣袤如前。漢漢官解詁曰。冀趙常山。胡廣注曰。經曰。冀州既載。居趙國。今治常山。　兗衞濟河。經曰。濟河惟兗州。居衞國。今治山陽。　青齊海岱。經曰。海岱惟青州。居齊國。今治焉。　徐魯淮沂。經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居魯國。今居豫州而治東陽。　揚吳彭蠡。經曰。淮海惟揚州。又曰。彭蠡既瀦。居吳國。今治九江。　荊楚衡陽。經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居楚國。今治武陵。　益康岷梁。經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改梁州爲益州。今廣漢。　梁邠黑水。經曰。黑水西河惟雍州。居邠國。漢改雍州爲邠州。右扶風邑縣。居司隸部。不復屬州。今治漢陽。　雍州朔方。漢別雍州之地。置朔方刺史。交趾南越。漢平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列諸州。今治蒼梧。　幽燕朝鮮。經無幽州。而周官有焉。蓋冀之別也。居燕國。今廣陽是。　并代晉陽。經無并州。而周官有焉。梁州之別也。　揚

泉物理。論曰。九州變易。交錯不同。禹貢有梁州無幷州。周官有幷州無梁州。爾雅有營州無青州。漢興武帝開拓三方。立十三州。通幷梁之數而增交益焉。

女史

詩曰。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后夫人。必有女史書其日月。而以環進退之。生子月辰。則金珠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毛詩義疏曰。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夫人之事。周禮曰。女史八人。女史。女奴曉書者。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書內令。漢班婕妤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鑑。顧女史而問詩。范昱後漢書曰。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晉記曰。元康中。司空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華箴曰。歡不可瀆。寵不可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其義精好。裴頠亦有女史箴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潔。蘭不厭馨。尤妙。後漢皇甫規女師箴曰。奉上惟敬。撫下惟慈。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更佳。沈約宋書曰。女史執策。記言是司。專貞內表。妖蠱外息。又曰。太宗留心後房。置內職。紫極房、光興房、各女史一人。

天子目送之

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上禮之恭。常目送之。晉文帝器重魏舒。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濯纓

孟子。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　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清。可以濯我纓。全不侔矣。　書曰。又東過滄浪之水。注曰別流在荆州。宋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爲滄浪。卽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鐔城北界山。此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　荆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江中有滄浪州。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流爲滄浪水。疑此州是也。

太史公詩論

史記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關雎爲國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此論奇妙。其言詩至矣盡矣。學者試思之。

蔡子池石硯

宋永初山川古今記曰。興平縣蔡子池南。有石百丈許。石青色。堪爲硯。（一云。出劉雲之江州記。）　又按庾仲雍州記曰。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臼。云是蔡倫紙臼。此當又是一池也。

太牢

左氏傳曰。僖公十五年。秦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注曰。牛羊豕各一爲一牢。吳責晉饋百牢。亦類此數也。牛羊豕具爲太牢。有羊豕而無牛爲少牢。（漢書。昭帝紀。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人帛五十匹。詔曰。不幸者。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　今只以牛爲

太牢羊爲少牢非也襄公二年曰馬牛皆百疋如司馬兵法曰兵出馬一疋牛三頭然則牛當稱頭此言疋者合言之耳宋沈攸之使范雲餉武陵王贊犢一羣牛亦可稱羣也

丙穴

周地圖記曰順政郡丙穴以其口向丙因以爲名沮水經穴間而過或謂之丙水每春三月上旬後有魚長八九寸或二三寸從穴出躍相傳名爲嘉魚水經曰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地七八尺水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左太冲蜀都賦曰嘉魚出于丙穴詩曰南有嘉魚詩義疏曰嘉魚無鱗皮青長三五尺任豫益州記曰嘉魚細鱗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年年從石穴中出錄異記曰嘉魚鯉魚也形如鱒人以芭蕉葉隔火炙之肥美莫及洛陽有味魚亦此類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

襱襶音柰戴

晉程曉詩曰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襱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嚬蹙柰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止跰跨上音盤下音跨所說了無急喈哈一何多疲倦向之久笑問君極那搖扇臂中痛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戒諸高明熱行宜見呵聲類曰襱襶不曉事之稱也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渡幘溝溲適堪今時襱襶子

燭龍

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也。身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括地圖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息爲風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謝惠連雪賦曰爛兮若燭龍銜耀照崑山張說賦曰南窮火鼠之譯北盡燭龍之會此二句用事新而壯

蓬萊

神仙傳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三見海水變爲桑田蓬萊之清淺也列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于往者略半也豈復爲陵谷乎王氏神仙傳曰王方平過蔡經家因遣人召麻姑姑至年十八九頂中作髻餘髮垂腰既坐各進行廚金杯玉盤麟脯仙饌非人世所有姑曰自接侍以來見東海三變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復淺于舊矣殆還爲陵陸乎方平曰海中行復揚塵也二傳文有同異並錄之山海經曰蓬萊山海中神仙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海其中有山曰岱輿曰員嶠曰方壺曰瀛洲曰蓬萊元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有巨鰲以背負蓬萊山十洲記曰蓬萊山外別負海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有丸氣丈人九天眞君官則蓬萊固在海中也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或笑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眞良師也可往從之自然迺同受道于子微白日仙去

探策十八

風俗通曰古封泰山禪梁甫舊說岱嶽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漢武帝探策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八十沈佺期中宗誕日應制詩祚延金篋裏歌奏玉筐前用此事甚工

舜祠絃歌聲

羅含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太守至郡。遣官屬致祀。則聞絃歌之聲。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是舜之葬處也。有青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此山之表。復有二峯。望之迺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于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人有入廟中者。常聞絃歌之聲。魯恭王登孔子舊宅。聞絲竹金石之聲。固有此事也。

辛菜

字林曰。葬一作葬。辛菜也。辛菜二字佳。南都賦注。引說文曰。蓼、辛菜也。

緯略卷七

流黃素

張載四愁詩。美人贈我笥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　梁簡文帝詩。思婦流黃素。溫姬玉鏡臺。　張柬之詩。將軍占小白。少婦怨流黃。　喬知之詩。雲日曉微微。愁思流黃機。　王筠詩。箱中吹刀尺。機上斷流黃。　蕭淳詩。猶有望歸心。流黃未翦裁。　顧野王詩。薊門寒未歇。爲斷流黃機。　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　按論語疏曰。五方正色。青、赤、白、黑、黃。五方間色者。綠爲青之間。紅爲赤之間。碧爲白之間。紫爲黑之間。流黃爲黃之間。故不用紅、紫。言是間色也。所以爲間者。潁子嚴曰。東方木。木色青。青加黃爲綠。綠爲東方之間色。南方火。火色赤。赤加白爲紅。紅爲南方之間色。西方金。金色白。白加青爲碧。碧爲西方之間色。北方水。水色黑。黑加赤爲紫。紫爲北方之間色。中央土。土色黃。黃加黑爲流黃。流黃爲中央之間色。又一法。木剋土。戊以妹己嫁於甲。是黃入青爲綠。火剋金。庚以妹辛嫁於丙。是白入赤爲紅。金剋木。甲以妹乙嫁於庚。是青入白爲碧。水剋火。丙以妹丁嫁於壬。是紫入黑爲紫。土剋水。壬以妹癸嫁於戊。是黑入黃爲流黃。余謂考工記。畫繪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非間色乎。

罨畫

墨客揮犀曰。罨畫、今之生色也。余嘗謂五采彰施於五服。此固生色之始也。　秦韜玉詩。花明驛路臙脂暖。山入江亭罨畫開。　李西臺詩。晴山雲罨畫。孤嶼水含稜。　盧贊元詩。花外小樓雲罨畫。杏波晴葉退微紅。　劉商隱愛義興罨畫溪者。亦以其如畫也。

茗一車

權紓茗讚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此言漢儒圖緯之書。讀之令人憒憒。所謂窮春秋者。如演孔圖、元命苞、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含神霧之類。演河圖者。如古龍圖河圖傳孝經河圖之類也。

雪茶

陸羽第水。雪水品二十。以雪水滯而太冷也。　晉羊孚雪贊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遇象能鮮。卽潔成輝。雪蓋取其精潔也。安可謂之冷滯耶。　喻鳧詩。煑雪問茶味。當風看雁門。　白居易詩。吟咏霜毛筆。閒嘗雪水茶。　丁晉公茶詩。痛惜留書篋。堅藏待雪天。　胡文恭公詩。雪溜雲腴試早芽。皆是雪水瀹茶也。曹松詩。讀易明高燭。煎茶取折冰。　姚合詩。研露題詩潔。銷冰煑茗香。則又以冰瀹茶也。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冬至取溪冰。敲其精瑩者煑茗。共客飲之。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無非取其潔清也。

羊裘

嚴光變姓名隱。光武思其賢。訪之。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　馬援嘆曰。殖貨財者。貴其施賑也。不然。則守錢虜耳。乃散頒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羊裘始於此。

素丞相

論衡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桓君山素丞相之迹。在於新論者也。君山、名譚。著書言當世事二十九篇。梁以陶宏景爲山中宰相。亦茲類。

致拳拳

古樂府定情篇。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悅媚。迺解衣服玩好致之。用致綢繆。若臂環致拳拳。指環致殷勤。耳珠致區區。香囊致和合。條脫致契闊。佩玉結恩情。而期於山陽山北。終以不答。乃以傷悔焉。

種瓜

邵平。秦東陵侯之後。爲布衣。種瓜于長安。瓜美。俗謂之東陵瓜。　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　姚俊常種瓜灌園。吳錄。　步隲與衛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　郭平原以種瓜爲業。沈約宋書。　韓珍種瓜營葬。　孫鍾。富春人。種瓜爲業。劉義慶幽明記。以上十人。可謂瓜隱矣。　楊炯詩。亭逢李廣尉。門接邵平瓜。　許渾詩。白社貧思橘。青門老種瓜。東陵在青門外也。

襲六爲七

相如封禪書曰。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揚雄劇秦美新文曰。宜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摛之罔極。二文甚相類。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曰。可三二京。四三

都。

易聖

唐衞大經。邃於易。人謂之易聖。　唐昭宗時。有董賀業精卜筮。人謂之易聖。耳目記。　劉臻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爲漢聖。嚴子卿、馬綏卿善圍棋。號碁聖。衞協、張墨號畫聖。張衡、馬忠號木聖。抱朴子。　李白嗜酒。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時號醉聖。開元天寶遺事。

賣文

丁隱君歌。前度相逢正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羣。　杜詩。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

歷日

楊泉物理論曰。疇昔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以爲早晚之候。故立歷日。帝典一篇。唯載歷象一事。則歷象一事。至堯備矣。孔氏書傳曰。歷象其分節。敬紀天時以授人也。

離騷傳

淮南王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祕之。使爲離騷傳。只以大山小山觀之。安深於騷矣。然王逸所注。絕不引此書。

八百碑

唐人說李邕前後撰碑八百首。按邕傳。邕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金帛求其文。杜詩曰。干謁滿其門。碑版照四裔。豐屋珊瑚鉤。騏驎織成罽。紫騮隨劍几。義取無虛歲。蓋謂邕也。

邕碑今尚遺者。左羽林將軍臧懷亮碑。在耀州。開元寺碑。淄州。嶽寺大照和尚普寂碑。西京。李府君碑。西京。普光寺碑。泗州。娑羅木碑。楚州。大雲禪寺碑。老子孔子顏回贊。海州。秦望山法華寺碑。越州。嶽麓山寺記。大律故懷道閣黎碑。福州。石室記。端州。有道先生葉公碑。東林寺碑。江州。左武衛尉碑。將軍李思訓碑。雲麾將軍李秀碑。鄂州刺史盧府君碑。

三本書

柳氏家訓曰。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卷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供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祖宗時。內則太淸樓藏書。龍圖閣藏書。玉宸殿藏書。外則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如咸平八年。榮王宮火。延及三館。於是出禁中本。付館閣傳寫。則書本豈可無其副。其後官書往往侵竊。士大夫家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爲大册書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元豐中。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徙。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爲之。宣和初。置補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侍臣十人爲參詳官。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命以官。然以崇文總目言之。李善注文選。固在五臣之前。此迺云因五臣而爲注。非也。三茅君內傳曰。唐李遵撰。遵非唐人也。固有差舛如此者。中興館閣書殊爲簡略。余在館時。日以校對。猶是郡國民間所上本。館閣不曾再

行繕書。又止有一本。一篇借出竟成失落。故闕書亦多。又祕閣所藏畫。亦無畫目。眞贋無辨。殊闕典也。承平時。士大夫家藏書。如常山宋氏。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中興初。如三山余氏。臨川吳氏。會稽陸氏。諸葛氏。今皆散逸矣。況有三本乎。

四愁詩

張衡不得志。爲四愁詩。依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　衡作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爲懷愁心煩勞。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望涕霑襟。美人贈我翠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版長。側身西望涕霑裳。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我所思兮在雁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側身北望涕霑巾。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又張載詩。我所思兮在南巢。欲往從之巫山高。佳人遺我笥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我所思兮在溯湄。欲往從之白雪霏。佳人遺我雲中翮。何以報之連城璧。我所思兮在隴原。欲往從之隔泰山。佳人遺我雙角端。何以贈之雕玉環。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修。佳人贈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傅元歌詩。有所思兮在天一方。何以贈之玉佩珠璜。　又有四愁詩曰。美人贈我明月珠。何以贈之比目魚。美人贈我蘇合香。何以報之翠鴛鴦。　貫休詩。欲贈之以紫玉尺。白銀鐺。蓋效四愁體。　李嘉祐詩。宋玉怨三秋。張衡復四愁。蓋以四愁比騷也。可謂善言詩矣。　崔筒詩。平子四愁今莫比。休文八詠自同時。便不及嘉祐也。

古學

桓譚博學多通。遍治五經。尤好古學。從劉歆。揚雄問疑異。盧植上書。臣少通儒。從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古禮記。

硯眼

硯錄曰。端石有活眼、死眼。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黶精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淚眼。形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謂之死眼。活眼勝淚眼。淚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然古人賦詩中。殊不言眼也。惟唐彥猷曰。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不知者以爲石病。石有上下巖。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綠、黃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爲稀奇。其生於墨池之外者。曰高眼。生於內者曰低眼。尤可尙。不爲墨漬。常可覩也。

誤筆成畫

曹不興善畫。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畫爲蠅。吳王以爲生蠅。舉手彈拂之。吳錄。 王獻之爲大司馬畫扇。題筆誤落扇上。卽點畫作烏駁牛。孫暢之畫術。 王維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盧綸詩。舐筆求書扇。張屏看畫蠅。各用此二事。撫遺載唐戴嵩畫牛。因筆墮爲烏。亦此意。

臥雪圖

臥雪圖。巨然所作。漢時雪丈餘。洛陽令至袁安門。無行路。令人探雪。見安僵臥。令舉爲孝廉。典錄。 又有

焦光出於漢末。冬雪大至。袒臥不移。皇甫嵩高士傳。又有胡定光。潁川人。雪覆其室。令遣排雪。遺乾糗事。亦大略相類。人用雪中事。但言袁安。丁晉公鎮金陵。重建賞心亭。取家藏袁安臥雪圖。以張於亭之屏。乃唐周昉筆。經十四守。雖極愛不敢取。後一帥竊去。易以蘆雁。王琪君玉留詩曰。千里秦淮在玉壺。江山淸麗壯吳都。昔人已化寥天鶴。舊畫難尋臥雪圖。苒苒流年去京國。蕭蕭華髮老江湖。殘蟬不會登臨意。又噪西風入座隅。文瑩野錄。

三十六玉皇

李賀詩。爲君持此凌蒼蒼。上朝三十六玉皇。李白詩。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飄翮下雲駢。此也。

泰階六符經

東方朔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藝文志有泰階六符經。漢書曰。泰階六符。上階天子。中階公卿。下階庶人。凡三階一卷。所謂泰階六符經者。應劭以爲黃帝所作也。其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與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　皇甫冉詩。綵雲天仗合。元象泰階平。　司空圖詩。鼎飲和方濟。台階潤欲平。此言泰階欲其平也。權德輿詩。六符既昭晰。萬象隨

陶鈞。此言六符欲其明也。

礦磾

太平廣記曰。月支獻猛獸。兩目如天礦磾之炎光。礦磾、電光也。礦：先念切。磾：徒念切。

納音

子爲陽之始。午爲陰之始。以甲加子數至午。加丑數至未。午上得庚。未上得辛。謂之陰索陰。又以甲加午數至子。加未數至丑。亦得庚辛。謂之陰匹陽。此納干數也。從甲至庚凡七。七爲西。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爲金。而三爲火。九爲木。一爲土。五爲水。此所謂納音也。但數其干。不數其支。其源蓋出於六十律旋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含六十音。

沈存中筆談曰。六十甲子有納音。鮮原其意。蓋六十律旋相爲宮法也。一律含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於東方而右行。音起於西方而左行。陰陽相錯而生變化。所謂氣始於東方者。四時始於木。右行傳於火。火傳於土。土傳於金。金傳於水。所謂音始於西方者。五音始於金。左旋傳於火。火傳於木。木傳於水。水傳於土。納音與易納甲同法。乾納甲而坤納癸。始於乾而終於坤。納音始於金。金、乾也。終於土。土、坤也。納音之法。同類娶妻。隔八生子。此漢志語也。此律呂相生之法也。五行先仲而後孟。孟而後季。此遁甲三元之紀也。甲子金之仲。黃鍾之商。同位娶乙丑。大呂之商。同位。謂甲與乙。丙與丁之類。下皆倣此。隔八下生壬申金之孟。夷則之商。隔八爲大呂。下生夷則也。下皆倣此。壬申同位娶癸酉。南呂之商。隔八上生金之季。洗之商。此金三元終。若只以陽辰言之。則依遁甲逆傳仲孟季。若兼妻言之。則順傳孟仲季也。庚辰同位娶辛巳。仲呂之商。隔八下

生戊子火之仲。黃鍾之徵。金三元終。則左行傳南方火也。戊子娶己丑。大呂之徵。生丙申火之孟。夷則之徵。丙申娶丁酉。南呂之徵。生甲辰火之季。姑洗之徵。甲辰娶乙丑。中呂之徵。生壬子水之仲。黃鍾之角。火三元終。則左行傳于東方木。如是左行至于丁巳中呂之宮。五音一終。復自甲午金之仲娶乙未。隔八生壬寅。一如甲子之法。終于癸亥。謂蕤賓娶林鍾。上生太蔟之類。自子至于巳爲陽。故自黃鍾至于仲呂皆下生。自午至于亥爲陰。故自林鍾至于應鍾皆上生。予於樂論敍之甚詳。此不復紀。甲子乙丑金。與甲午乙未金雖同。然甲子乙丑爲陽律。陽律皆下生。甲午乙未爲陰呂。陰呂皆上生。六十律相反。所以分爲一紀也。

冰丸霜散

朝野僉載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符。或元冰丸。飛霜散。暑不能侵。抱朴子曰。不熱之道。服元冰之丸。飛霜之散。此用蕭邱上木皮。及五日北行黑蛇血。故少得合之也。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之上藥。闕詩。採取神藥山端。白兎擣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杵。梁武帝詩。紫霜耀絳雪。追還轉復飛。陸龜蒙詩。桂父舊歌依絳雪。桐孫遺詠倚元雲。

鹽生

秦記曰。會稽王道子。爲符朗設盛饌。朗曰。鹽味少生。元晏春秋曰。衞倫稱劉子陽食餅。而知鹽生。精味之至。師曠善識味。平公賜之食。師曠曰。此勞薪爲爨。平公試問之。宰人曰。用故車脚炊飯。晉武帝賜荀勗食。進飯。卽謂座人曰。此勞薪炊飯也。座者未之信。密遣問之。果是車脚炊也。蓋此之謂。

沈香山火

隋主除夜設火山數十。盡用沈香木根。火山暗。則以甲煎沃之。香聞十里。江淹詩。金爐絕沈燎。綺席生浮埃。則沈燎始於梁矣。李商隱詩。沈香甲煎爲沈燎。玉液瓊酥作壽杯。當用前事。李白詩。博山爐中沈香火。雙烟一氣凌紫霞。李賀詩。沈香火煖茱萸烟。酒觥綰帶新承懽。王建詩。院院燒燈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三詩皆用沈香火。卽所謂沈燎也。

三儺

論語疏曰。儺、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節。厲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爲四目。熊皮爲帽。口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度爲之。按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迺儺。至冬又曰。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驅除羣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苅。倀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礫雨散。剛癉畢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廉品大儺賦曰。於吉日之上戊。將大蜡于臘烝。乃班有司。聚衆大儺。天子坐華殿。臨朱軒。凭玉几。席文旃。率百隸之倀子。羣鼓噪于宮垣。二賦只言冬儺耳。春秋之儺蓋少見。唯唐孫頠有春儺賦。曰。是月也。建斗於辰。曰交長至。有司方陳大禮。展時事。達九門以磔攘。協四靈而滌器。匪歲之卒。乃春之季。令陰氣以下降。使陽和而上利。順三時而不忒。協諸福而畢萃。然則此禮唐時猶行之。所謂順三時而不忒者。三儺也。

小雨由山

張士伯禱雨於崿山。忽聞空中語曰。大雨由天。小雨由山。神仙盛遇。有人叩其祈雨。神告之曰。雨禁絕重。

沃焦山

元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石焉。在東海南方三萬里。海水灌之隨盡。故水東流而不盈。物類相感志曰。沃焦山。東海之外荒。海中有山。焦炎而峙。高深莫測。蓋稟至陽之爲質也。海水激浪。投其上。噏焉而盡。計其晝夜。噏攝無極。若熬鼎受其瀝汗耳。此道家之說。無是山也。四海受百川之漲。必然洶湧而溢也。

吳融沃焦山賦曰。域中公子。問于方外先生曰。蓋聞水之大也。下環乎地。上浮於空。無象無邊。夷猶洪濛。百派千流。皆歸於東。何巨源之深也。萬古能容。何九州之高也。不淪其中。先生曰。混沌死。乾坤始。東南傾。川澤委。帝乃慮海旁溢。彼山中峙。復孕以火。用銷其水。此沃焦之爲義。眞宰之元旨者也。請言其狀也。巉乎。萃乎。赫曦乎。翕赩乎。陰陽熾炭。天地開鑪。景風鼓吹。赤帝規模。成於妙有。拔彼虛無。處冷能熱。雖燔且濡。於律則黃鍾取法。在易則既濟相符。皮皤兮壓海萬里。鴻洞兮烘天一隅。掖馮夷。軋天吳。鱗介既難以潛伏。草木安得其芬敷。巨靈不能擘。畏其爛手。愚公不能移。憚其焚軀。靈漲疑竭。大室若枯。爾其水之來也。浩浩爭奔。滔滔不住。蹴嶽摧阜。跳天沃霧。暘谷無地。扶桑失樹。雷奔潮走。雪飛沫聚。吞吐造化。浮沈朝暮。一歸塘（歸塘。一作歸墟。）之積。積既久而還盈。一尾閭之洩。洩不供而旋注。苟彼不爲煎熬。何物當其委輸。

沓潮

番禺記曰。早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劉禹錫沓潮歌曰。屯門積日無回飈。海波不歸成沓潮。轟如鞭石屹且搖。亘空欲駕鼉鼉橋。驚湍蹙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岧嶤。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逍遙。仰鼻噓吸揚朱翹。海人狂顧迭相招。罽衣鬖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麗譙。赤旌指揮不敢囂。翼日風迴沴氣消。歸濤納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敍曰。元和十年夏五月。大風駕潮。南海泛溢。南人云沓潮也。率三歲一有之。

入閣

歐公五代史。李琪傳曰。唐末喪亂禮壞。天子未嘗視朝。入閣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傳聞不坐卽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內諸司日弄朝而已。明宗卽位。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內殿。謂之起居。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入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迺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正朝也。其禮尊。閣、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琪皆不能正也。

按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三品以上入閣議事。命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則入閣已見于貞觀中。不

止開元間。退御紫宸受朝。乃云入閤也。德宗貞元制。自今後五日一御宣政殿。與羣臣相見。則是不行入閤之禮矣。元宗時。優人有求賜魚者。元宗曰。五品以上入閤。以魚袋合符。汝不可得。如武后時。崔承慶上疏曰。五品以上佩龜者。后改魚用龜。別勅宣召。恐有詐妄。故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六典曰。魚符以備別勅宣召。此其制也。宋元憲公曰。唐制。每遇坐朝日。卽爲入閤。及其叔世。務從簡易。正衙立仗遂廢。其後或有行者。人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宋公乃于御殿亦曰入閤何也。按唐含元殿至宣政殿。紫宸殿。皆在大明宮中。大明宮者。東內也。其喚仗入閤。與歐公同。西內太極殿。卽朔望受朝之所。亦正殿也。太極之北。有兩儀殿。卽常日視朝之所也。太極殿兩廡。東西二閤。二閤有門。當又轉北而入兩儀。一如東內之制。鄭谷入閤詩。祕殿臨軒日。和鑾返正年。兩班文武盛。百辟羽儀全。霜漏淸中禁。風旗拂曙天。門嚴新契勘。仗入乍承宣。玉几當紅旭。金爐縱碧烟。對揚稱法吏。贊引出宮鈿。言動揮毫疾。威容報簿專。壽山晴靄黛。顥氣暖連延。禮有鵷鸞集。恩無雨露偏。小臣叨備位。歌詠泰階前。

數行俱下

應奉、字世叔。讀書數行俱下。續漢書。宋武帝才思朗捷。省書奏五行俱下。梁昭明太子。讀書數行俱下。過目皆成誦。

通五經

石蒼。東海人。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蔡元。汝南人。學通五經。帝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井丹。扶風人。受業

太學通五經。魯丕字叔陵。兼通五經。爲當世大儒。見東觀漢記。張霸博覽五經。孫淋劉固等並慕之。漢人往往以通五經爲重。其曰五經無雙許叔重。許愼也。五經縱橫周宣光。周舉也。五經紛綸井大春。井丹也。五經復興魯叔陵。魯丕也。皆得通五經。

論石渠

歐陽地餘爲太子中庶子。以尙書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張山術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戴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聞人通漢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薛廣德以魯詩教授蕭望之。數與論議。器之充論石渠。周堪與孔霸。俱事大戴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今論石渠。施讎爲博士。論何異於石渠。林尊事歐陽高爲博士。論石渠。韋元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張長安論石渠。至淮陽中尉。論石渠之選。其靳如此。

侍詔金馬門

公孫宏徵賢良文學。擢對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三輔黃圖。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被公召見讀誦。益召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待詔金馬門。元帝時。鄭朋上疏。言許史子弟章視周堪。堪白令待詔金馬門。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文。待詔金馬門。如淳曰。班固目錄。待詔金馬門。漢盛選也。以漢之久而膺此選者。僅若此耳。殊不輕畀也。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門詔。劉禹錫詩。籍通金馬門。身在銅駝陌。李端詩。漢主金門正召才。馬卿多病自遲迴。鄭谷詩。貴爲金馬客。雅稱水曹郎。

酒法

月令仲冬曰是月也乃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釀酒之事盡在此矣苟能精之豈不佳哉人顧未精于此耳

月令注曰有司謂煮酒之官煮酒二字蓋出于此歐陽公醉翁亭記曰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蓋取諸此

狽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高后紀曰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卽恐有人來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說文曰猶獼屬一曰隴西犬子謂之猶猶余救切

雁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　王維詩蘆笋穿荷葉菱花罥雁兒此用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母懽以相保　晉王獻之詩客從北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唯有鳳凰子百金不我鬻千金難爲市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圓圓古卵字

狒狒讚

狒狒讚曰狒狒怪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爲我戮　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

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下脣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髮。血可染衣。手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微之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馴。狒、房沸切。

珧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內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甲美如珧玉。趙德麟侯鯖集。韓退之詩。所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珧脣甲可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銑。以玉爲之謂之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珧字也。東坡詩。金虀玉鱠飯炊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有柱字。李商老詩。江瑤初脫柱。蠔山憐疊嶂。卻用瑤字也。

三嚴

唐續時令儀曰。唐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奏請中嚴。羣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二刻搥三鼓。爲三嚴。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鑾駕出宮。詣太極殿。西都賦曰。衞以嚴更之署。注曰。嚴更、督夜行鼓。唐制所謂嚴者。亦以鼓也。

相經

銳頭。赤帝。樂叶圖。宋均注曰。銳頭象朱鳥。大頭。黑帝。上。長頭。湯。長頭而寡髮。晏子。陳運、漢書。賈逵頭長一尺三寸。出東觀漢記。頭小銳。趙景眞、世說。方面。蒼帝。圓面。赤帝。廣面。白帝。深面。黑帝。並河圖。龍顏。舜。援神契。漢高祖。管寧列傳。日角。伏羲。孝經援神契。子產。管子。子夏。子張。論語摘輔象。始皇。河圖。長頸。禹。戶子。

修頸。黑帝、河圖。月角。晏平仲、管子、尾生。犀角。尾生、管子、曾子、摘輔象、項角匿犀、李固、伏犀貫石枕、袁天綱相寶軌、伏犀貫腦、馬周。魚角。柳下惠、管子。珠衡。曾子、伊尹、仲由、並摘輔象、又援神契曰、伏羲珠連衡。山庭。顏淵、論語摘輔象、又子貢、顏路。額有三理。老子額有三理、抱朴子。龍額。黃帝廣顙龍額、河圖。折額。周燮、欽頤折額、醜貌駭人、汝南先賢傳。額有五柱頂。隋高祖。貌如婦人。張良、史記。學堂。袁天綱相岑文本、學堂瑩夷。重瞳。舜、項羽、漢書、呂光、載記、沈約、梁書。目瞳方。李泌、湘王、梁武昌君、嚴尤、三將論、趙景眞、世說。分明。目有精光。孫權、江表傳。眸子如電。裴楷、眸子閃閃如巖下電、世說。目視日不眩。王戎、晉書、又竹林七賢傳曰、戎、眸子洞徹、視日而眼照不虧。大目。老子、金笥內經、子夏、摘輔象、子張、同上。長目。始皇、史記。目如懸珠。東方朔。深目。康僧淵、世說。疎目。霍光。目光外射。隋高祖、隋書。日如秋水。李泌。眉白毫。伏羲、王子年拾遺記、馬良眉有白毫。眉八采。堯眉八采、直兩眉甚堅、如八字眉、抱朴子、又尚書大傳。虎眉。文王、帝王世紀。秀眉。管寧列傳。通眉。李賀。鬚眉如畫。馬援、東觀漢記、王規、干寶晉記、隋元暉鬚眉如畫、梁褚翔、梁書。眉間一尺。伍員、吳越春秋、莫邪子、干將子、並列仙傳。虎鼻。伏羲、禹、虎鼻、孝經援神契。高鼻。康僧淵、世說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鼻有伏藏。太公、摘輔象。大鼻。陳遵、漢書。山準。伏羲、禹、並虎鼻山準、摘輔象。隆準。始皇、漢高祖、史記。大口。舜、孝經援神契、太公、論語摘輔象、光武、東觀漢記、孫權、江表傳、方頤大口。虎口。始皇、河圖。海口。孔子海口、言如含澤、摘輔象。斗星遶口。子貢、論語摘輔象。方口。老子、金笥內經、漢明德皇后。烏喙。禹、尸子、越王、越世家、始皇鴛喙、史記。齒如編貝。東方朔。疎齒。老君、神仙傳。駢齒。武王、元命苞、夫子、孝經勾命訣。耳三門。老子、瀨鄉記。長耳。老子、神仙傳。方頤。帝嚳、帝系、孫權、江表傳。兌頤。黃帝、河圖。斂頤。蔡澤、史記。歧頤。后稷、春秋元命苞。鳳頸。王通、中說。手握裒文。舜、援神契。手握十文。老子、神仙傳。展手過尺。李逢、前涼錄。手文曰武。武帝、梁書。文在手。仲子、左傳。手過膝。尹喜、關令內傳、裴秀。王隱、晉書、劉曜、載記、劉備、三國志。猿臂。李廣。鳶肩。盧敖、淮南子、許慎注曰、肩、盧也。慕容垂、後燕錄、李祖昇、北齊書。梁冀、冀別傳。駢脇。重耳、呂氏春秋。膀膺。文王、淮南子、許慎注曰、膀、盧也。腰十圍。尹繹、晉書、朱泚、江安、王元祥。龜背。仲尼孔叢子、王通中說。倨身。伊尹、晏子春秋。背若有負。馬周。豺聲。越椒、左傳、商臣、史記、又秦始皇、王世充、隋書、王敦、晉書。

陶宏景相經序曰。相者。蓋性命之著乎形骨。吉凶之表乎氣貌。亦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其所以然。且富貴壽夭。各值其數。劉孝標相經序曰。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二公之言。皆名言也。孝標又曰。日角月偃之奇。龍樓彪踞之美。地靜鎮于城纏。天闕運于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犀起蓋。隱鱗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實。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

茶爐筆牀

天隨子每于寒暑得體中無事時。乘小舟。設蓬席。齎一策書、茶爐、筆牀、釣具。櫂船鳴櫓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笠澤叢書。

香水

任昉述異記曰。魏武陵中有泉。謂之香水。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衣上塵。一說。香水在幷州香山。其水潔香。浴之去病。吳故宮有香水溪。俗云西施浴處。又呼爲脂粉塘。吳王宮人濯妝於此溪上源。至今馨香。香水二字尤佳。然石曼卿荷花詩。洛渚微波長映步。漢宮香水不濡肌。乃以爲漢宮也。只此分香一事。亦魏武也。唯陸機喜用。陸機弔魏武文曰。余爲著作郎。遊祕閣。見魏武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弔曰。紆佳人于履組。淸塵慮于餘香。下一句奇絕。